婦女共鳴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十二日收到

第五卷
第八期

每月評話

民族統一與民族獨立

石音

民國二十餘年來中國一直陷在半殖民地的狀態；然而我們却只聽到統一的呼聲。現在中國是更趨于殖民地化了；然而我們却依舊只聽到統一的呼聲。

一個民族欲與世長存，向榮發展，它必須在國內具備統一的政權和在國際上保持獨立的主權二條件。不過當二者皆不具備而又不可能兼籌並顧時，則該民族除非甘願被他族所奴役存併，自應首先爭取民族的獨立，因爲不如是，縱令在國內獲得軍令政令的統一，在國際間仍無以謀取政治經濟的獨立，不特在國際間無以謀取政經的獨立，且將因全力對內，無暇外顧而陷民族于更進一層的深淵。

中華正是一個對上述條件一不具備的民族，在强敵着着進逼、多方猛攻的環境下，本宜如何毅力對外，爭取民族的獨立；但是五年來的事實，不過說明它是在向另一極端進行。結果，當然，由於槍口的一致對內，敵人所向無敵而造成今日河山半陷、主權喪盡的局面。

鼙鼓動地，烽烟四起，日僞大軍，幾日來又大舉進攻綏東邊境了。希望貢敵以全民生命所托的經濟權來綏和敵人的軍事進攻的人們，應該可以醒醒了。要知國土有限，而敵慾無窮，在民族獨立權完全喪失的時候，民族的統一，充其極亦不過是降權的統一而已。况乎現在陳濟棠已經下野，李白也允許退居平民，所謂唯一爲統一之梗的西南問題既已解決，則今後對外再不爭取民族的獨立，試問還有何話可說？

第五卷 第八期

每月評話
民族統一與民族獨立……石音
迎頭趕上體育的姿勢……所非
女警察……古然
代夫受綁……秋萍
目前中國婦女團體的剖視……新竹
婦女競選應側重「運動」……峙山
中國婦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芸生
軍閥政治的二面……修岡
怎樣保持我們的健康？……公杜
史料——英國婦運史略（續）……明劍譯
婦女消息……
追求（漫畫）……莞青
實生活
平西農村婦女生活……莞青
我的滑稽生活……吟萍
末代總統（雜感）……八八
文藝
初上旅途（中篇小說）……落葉
進私貨（三幕劇）……浮暝
無辜的犧牲者（短篇小說）……悠光
大川歌（詩）……長庚
平民窟的領袖（詩）……未名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迎頭趕上體育的賽場

所非

莊嚴熱烈、盛況空前的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轉眼已快閉幕了。從這次運動會中，我們不但痛心於一片落選聲中所送來的民族孱弱的恥辱，同時更深感體力上女不如男的愧赧。據連日報載，此次競賽中單就田徑方面說，男選手所參加的項目多至二十三種，而女選手却祇有寥寥的六種，而且如賽跑一項，男子組共分七種，最遠者為一萬米，而女子組却僅有一百米一種。再如跳欄，男子組高欄有一百十公尺，而女子組低欄却僅八十公尺。其他如撑竿跳、鉛球、鉄餅、十項運動等，都為男子所有，女子所無。

不但如此，即在同種同樣的比賽中，男女成績也揭示着顯著的差別，例如在——

（一）百公尺賽跑：男子組第一名（美人）為一〇・二秒；女子組第一名（美人）則為一一・五秒。

（二）擲鉄餅：男子組第一名（美人）為五〇・四八公尺；而女子組第一名（德人）則為四七・六三公尺。

（三）投標鎗：男子組第一名（德人）為七一・八四公尺；而女子組第一名（德人）則為四五・一八公尺。

（四）跳高：男子組第一名（美人）為二・〇三公尺；而女子組第一名（向人）則為一・六二公尺。

（五）四百公尺接力賽，男子組第一名（美人）為三九・八秒；而女子組第一名（美人）則為四六・九秒。

這裏，很明白地證明了男優於女的趨勢，而以投標鎗一項所差最鉅，幾乎及三與二之比。

全世界男女體力相差雖然這樣的遠；但是我們也用不着過分的自餒。婦女體育運動是婦女解放運動以後的非；婦女運動又是近百餘年來的產物，體魄上的鍛鍊既非一蹴可就的易舉，那麼現在女遜于男，也只能當作事之應爾看。不過，話雖如此，我們却不應過分的自慰，或甚而至于以此自足。我們必須猛自警惕、發奮圖强，因為惟有反躬自省，才能矯正以往的錯失；端志上進，才能達到理想的彼岸。婦女體力之所以不及男子，一部份雖為歷史的關係；但另一部份，實為婦女本身的關係，以柔弱為女性美，是其中最大的致命傷。歐美婦女縱然較我國婦女注重體健，但若和其本國的男子相比，那就瞠乎其後了。歐美各國稱婦女為「優柔的一性」(the

gentle sex)，日本崇拜『女様』的婦女，我國，則更不必提。總之，今日『健美』的聲浪雖高，然終不敵傳統的『優柔美』之行遠流廣，簡言之，『美』還是比『健』更佔有人心。

男女權利平等，固爲婦女高尚的理想；然惟有男女能力平等，才足貫澈這一理想于無憾。健全的身體除本身便是一種能力外，無疑的它同時還是其他各種能力的基石。所以，婦女如欲貫澈男女平等的理想，今後必須澈底消滅『以弱爲美』的病態心理，於努力智育上的進取外，更迎頭趕上體育的發揚。

招魂

著者 長庚

定價五角

是新詩壇上
明新
是婦女作品中
的翹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生活書店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女警察

古然

上海市公安局當局以滬市五方雜處，往往有許多事件非男警足以應付，于是實行招考女警，以資協助。招考消息露佈後，先後前往投考者達二百六十六人，實際上參與考試者，二百二十人；初試結果，錄取九十二人；經筆試後，及格者僅剩三十八人（其中五名，還是備取），約當總數七分之一。

男女平等以婦女經濟獨立爲樞紐，這一點在今日幾已成爲無人能加以反駁的天經地義了，所以，站在男女平等的觀點說來，這次上海市公安局繼平杭之後而招考女警，對於婦女，當然是一種善政。雖然被錄取的人只有三十名，但上海婦女從此又多了一條職業的新路，究竟是無可抹煞的。

不過，凡事有利必有弊，此次上海出現女警察，在婦女職業方面說，固然可喜；但在整個婦女的前途說，却不一定有利。記得有一次和一個朋友上南京去，車到下關，行李便被命令去檢查。朋友的行李由一男性憲兵檢查，一看了之；而我的行李因受一位女性檢查員的檢查，就翻籠倒箱，半天不休。

智者習于善爲大聖大賢，習于惡則成爲惡不赦。婦女治事的精細也正同此理；它在客觀上的成就，至多是功罪參半的。女警察固然能替我們取締不良的婦女，但我們却不要忘了伊們同時也能代壓迫者摧殘婦女的公民權。

然而女警察制本身是無瑕疵的。

代夫受綁

秋草

本月四日北平出了一件驚人的事情，那就是前駐俄公使朱紹陽夫人的代夫受綁。據六日上海時事新報北平快信稱：『前任我國駐俄公使朱紹陽，自卸任返國後，即息影故都，居恆不預聞外事。……四日晨九時朱宅突去有某國人及形似韓人者三名，……叩門入內，即各出手鎗，……一即登樓尋覓朱氏（紹陽）。時朱甫起床，見狀大詫，當邀該人下樓，詢以何事。該人聲稱係奉命令，請朱隨往問話，言時並出名片。當時朱知來意不善，不允隨往。該人即用手鎗脅迫，並將朱力推，使之同行。……朱無奈，乃僞稱允，惟請准其上樓更衣，該人許之。朱乃上樓。私以電話報告一區第七段。該段據報，當派巡官一名，長警三名，馳往朱宅。時該人等正挺用武力强朱出名，巡官等即上前排解，並詢以原委。該人置之不答，則竟以手鎗對警等作瞄準射放等式，更舉足蹴一警士，傾跌出數武外。警等以未奉上峯命令，不敢與抗，祇得忍耐。時朱之夫人在旁，試問該人能否願代其夫同往。該人竟報可。旋即招呼其餘二人挾持朱夫人出門。』

一個至少在名義上還沒有做亡國奴的人在本國境內竟然隨便聽憑他國人士的威脅綁架，絕無分毫的保障，這已夠我們的痛心了，然而更痛心的是，他竟然在負有維護地方公安的本國巡警面前被綁而去。所以這一事件，所給予我們第一個的刺激，便是對于中國國權淩夷的悲痛和漢奸媚敵的憤慨。對於朱夫人本人，當然惟有十二分的同情。

生命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被『友邦』人士綁去，雖不一定有生命的危險，但總是凶多吉少。朱夫人身爲公使夫人，對于這一層，自無不知之理。但明知前途凶多吉少而仍代夫冒險前往，這種爲愛情而犧牲和知難不退的精神，都足令人欽敬而有餘。

不過，有大我而後有小我，個人的生存繁榮，是以國家的生存繁榮爲依歸的：在敵人急劇侵略的現勢下，每一求生存和求其所愛者生存的中國人，惟有盡力抵抗敵人的侵略，爭取中國的生存，他以及他所愛的人的生存權，纔有堅固的保障。基于此，可見朱夫人的犧牲勇毅精神雖可風，却不足爲我們法，因爲現中國所需要的是爲國犧牲的女烈士，而不是爲夫犧牲的賢妻子啊。



目前中國婦女團體的剖視

新骨

一個團體(Association)，是基本社會中(Community)一部份人羣為共同目的而結合的組織，一個時代中多數團體的活動，代表這時代整個社會(Society)的指向。目前中國婦女界的大勢如何，因此不妨從其動的組織來作一種測量的根據。

婦女團體，在我國最初是以參政的標幟顯露其頭角的，如女子參政同盟、女權促進會等等，類多以爭取婦女參政權為其工作的中心。嗣後基督教會勢力深入中國，以『傳道』為骨幹『社會服務』為肢體的女青年會、婦女節制會等團體，遂發揚滋長，逐漸漫佈於全國。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則又產生在黨部指導下的以『提高自身地位及國民革命為目的』的婦女協會。及至最近，因為國難的增深，於是又發現以救亡為目標的婦女救國會等。

× × ×

上述種種，分開來看，可說是中國婦女團體的發展過程的大概，併合攏來，也可當作目前婦女團體一個粗糙的輪廓。因為事實上，現有的婦女團體確乎仍有上述的四型，而且各自佔據着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各個的性質上看來，目前婦女團體，可以分為後之六類：

一、法定婦運團體　這一類團體，包括由中央民運會規定的各省、市、縣婦女會（即從前的婦女協會）。

二、私人婦運團體　這一類團體，包括私人組織的幹婦女運動的一切團體，有的致力於參政方面，有的注重社會方面。

三、教會婦女團體　這一類團體，包括傳道、慈善、以及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的團體如女青年會等。

四、營利婦女團體　這一類團體，包括一切以造福婦女為號召、營利為目的的婦女團體。

五、消遣婦女團體　這一類團體，包括太太小姐們的俱樂部交際會性質的一切組織。

六、婦女救國團體　這一類團體，包括各地婦女救國會，婦女救國十人團等。

法定婦運團體，就實况而論，也可以稱它爲黨化婦女團體，因爲從它的宗旨起，直到所表現的工作止，都是在『黨化』二字的籠罩之中。目下各省市婦女會，是和各省市工會、農會、商會、教育會一般地由中央黨部民運會所規定，它的負責者，其產生方法表面上雖爲會員大會所公舉，實際上至少必須獲得當地高級黨部的同意。組織全是依照會（民運會）頒的實施，經費多由黨部所津貼。至於工作，從章程上看來雖則有組織、訓練、救濟種種；但事實上多數祇能做到消極的救濟。今天發生一件什麼事情，才籌謀應付的辦法，並無通盤的計劃——婦女協會以來社會上許多人把它當做『離婚法庭』或『婚姻調解處』，不無幾分眞理。此外的工作，便是執行命令，上級黨政機關的命令。國內發生重大事故時我們總可以在報紙上看到各地法定團體採取一致態度的通電，並不是偶然的。

私人婦運團體，種類比較多，成員也比較複雜；這裏有失掉時代意義的提倡婦女參政的團體，有嶄新出現的實現婦女參政的團體，有側重社會改良工作的團體，也有隨便集合以及投機鑽營的團體。第一種團體的成員在今日大多已成了元老，論伊們的思想，是屬於十九世紀的，論伊們的行爲，却又是屬於十八世紀的。這班被稱爲我國婦運先鋒的元老們，在其貴婦人的現地位上，不特絲毫不能接受時代的思潮，且往往予以蔑視和反對。三十年前伊們所主持的轟轟烈烈的社團，現在已悽涼地剩了一顆印子，一塊招牌，當然，所有的工作，不過是極偶然地從箱子底裏掏出一顆印子蓋在一張出席代表的說明書上或一通婦女團體請願書上而已。第二種團體方在發展之中，其唯一目標在使婦女獲取實際的參政權。團體的構成分子，在思想方面殊不一致，其中固有極少數的前進分子，但大多數還逗留在『五四』和『北伐』兩個時代裏。伊們中有一部份人是具有相當的熱誠、毅力和幹才的，所以團體的工作能夠活躍地進行。第三種團體在目前僅佔少數中之少數，它所做的工作是比較的腳踏實地，眞的予社會以部分的裨益，如辦托兒所、貧民義務學校等等。負責人多少是帶有新頭腦者；但同時却不慕個人的榮利。第四種團體在數量方面而佔私人婦運團體的首位；但其對於婦女的影響和社會的裨益，却正相反。它們中有些僅是逢場作戲，臨便湊組以應時的產物；有些則爲借一個組織以抬高個人社會地位或單單出出風頭的若干人的工具；而有些，甚而至於簡直是某一或某部分野心家牽

迎惡勢力以圖高昇的大本營。這種種團體的組合人雖各懷『大志』；然也有幾個共通之點：第一、伊們都知道『男女平等』四個字，第二、伊們都能利用這四個字，第三、伊們都認識團體的力量。團體的成員和宗旨既然如此，其工作內容，當然也可想而知了。

教會婦女團體，以女青年會為最普遍，次之，為節制會。它們的工作，大約分下列六方面：(1)佈教道；(2)辦善舉，如辦貧救災等；(3)施教育，如開辦義務學校舉行演講會；(4)輸文化，如出版刊物；(5)改良家庭，如舉辦模範家庭展覽；(6)聯絡婦女，如設立寄宿舍、食堂、理髮店等。主持這種團體的人，其第一個特點是具有美國婦女式的活潑和勇敢(Energy)，伊們的人生態度始終是樂觀的，處事也能遵循 Promptness（重效率的迅捷）的原則；可惜許多人的思想，却還是趕不上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歐美急進婦女的思想，因而努力工作的結果，對於婦女，並不能發生什麼偉大的作用。

營利婦女團體，完全以營利為目的：不過它們却硬要冒起婦女運動的牌子，以便容易達到其目標，同時還可以彙收熱心事業家的美名。這種團體的主持人，多半是利慾薰心，其學問、思想和人格，多是不足道的。至於工作，有些在表面上確乎近似為婦女謀福利，然而按其實際，不過為私人牟利，向公衆斂錢。

消遣婦女團體，是近十年來的產物。原因是新軍閥官僚對於美妻嬌妾的慾望止於閨房的飽福，而『革命』的新貴，却還有使其成為社會之花以自豪的要求。新貴的妻妾女媳，一方面既有閒無事消磨，另方面又有錢無處能耀，組織團體之後，這兩個問題，不期然而同告解決。所以夫一旦唱於上，婦即隨於下，而沉寂的婦運空氣中，便時時可以望見高貴的花蝴蝶們的飛翔了。這種團體的本質，可以看做一張多角的麻雀檯——普通的麻雀檯，只容得四個角色，它却沒有限制——，隨太太、少奶奶、小姐們興之所至，熱鬧一番，聚聚餐，拍拍照，第二天報紙上登登新聞。它們的名稱，常與時俱新，但內容是始終不變的。譬如一度內戰之後，它們以慰勞會的名義出現；水旱災況之下，又會變做婦女救災會之類；不過循環忙碌的總是這幾位某某夫人和小姐，工作總是開個茶舞會或遊藝會。一旦覺識應時了，這些團體，又會大談起賢妻良母：婦女應該把廚房收拾得怎麼樣，把小菜煮得怎麼樣，把小孩領得怎麼樣，甚至於應該怎樣除蒼蠅，也

成了它們的工作指導大綱之一了。說到這裏，可見這種團體，消遣中實含有幾分『幫夫』的意味，因爲二萬萬婦女如果都鑽到灶下去燒火煮飯，夫人們的老爺，不就減去了一半的麻煩？

婦女救國團體，開始發現於滬變之後，當淞滬中日戰爭時，這樣的組織更爲活躍，不過當時的規模，大概是比較小而又限於少數的地域，如婦女救國十人團、婦女救護隊等，祇能在抗敵戰爭爆發的區域以及距離戰區較近的區域才看得到，不如繼去冬北平學生運動以後的婦女救國會，幾乎廣佈於全國各大都市，而有較廣大的群衆以爲組織的基礎。這些團體的工作，據見聞，大約有下列數種：(1)開辦救護訓練班；(2)出版宣傳救亡刊物；(3)參加抗日救國的請願遊行；(4)組織救國宣傳團；(5)組織婦女義勇軍。至於裏面的分子，從基本層的會員到領導層的幹部，各職業界、各社會層、各思想型的人都有。

× × ×

一個團體，是基本社會中一部分人群爲共同目的而結合的組織。一個團體的有無存在的價值，須視其對於社會的影響而決定。目前中國婦女團體的情況既如上述，我們實無庸再爲之諱言，也不應再爲之諱言：這些團體中雖有一部分應竭力鞏固其力量，堅定其存在，但有一部分，却早已失其存在的價值，又有一部分，則更應根本不許其存在。這裏，且分四方面來說：

第一、不必存在的。私人婦運團體中那些失却時代意義的提倡婦女參政一類的團體，不特在組織上已徒剩一個名稱，在內容上也早遠落在現實的尾梢，若再保存，徒增無聊。此外逢場作戲，隨便湊合的團體，既無一定的目標，也大可不必存在。

第二、不許存在的。私人婦運團體中那種因某一或某部分野心家爲奉迎惡勢力以圖個人高昇而組織的以及冒婦運招牌的營業性質的團體，應該竭力設法不令其存在，因爲前者往往是『婦奸』出賣婦女利益的工具，壓迫階級『寵兒』們的營盤，它的存在，足以淆亂社會的視聽，歪曲婦運的眞意，而給婦女以實際的不利和毒害。至於後者，其爲害縱不若前者之甚，但也夠汚辱婦女人格而有餘。另外還有太太小姐們的集團——消遣團體，也不應使其繼續存在。太太小姐們有的是錢，而偏要爲區區的幾千塊錢——如用以救災等——大吹大擂，結社開會，是矛盾！太太小姐們自己從來不涉足廚房，不知道蒼蠅如何拍法，却偏要高唱整理廚房，清除蒼

蝎，是欺騙！我們不該矛盾欺騙，也不該讓矛盾和欺騙繼續發展，給社會以不良的印象。

第三、有條件的可以存在的。法定婦運團體原來爲領導婦運的有系統有組織的機關，在大多數婦女尚未獲得解放的今日，其使命極爲重大；不過它必須徹底改造，擺脫一切政治勢力的支配，在行動上恢復民衆團體所應有的自主權，得以眞正爲婦運而奮鬥。教會婦女團體確能做到深入民間的功夫，但以一則受制於『教會』，二則吃虧於領導者的思想陳腐，致不能有多少的成就。此後如欲存在，應即從教會下逃出來，從頭整飭內部的陣容。

第四、應該存在的。私人婦運團體中以爭取實際政權和以改進社會爲目標的團體，在目前無疑地是都具有各自的價値的。婦女要想取得普遍的解放，在政治方面提取實際的權力，乃是必要的。改造社會雖有整個和局部之分；但局部的改造，並不妨礙整個的改造；在整個社會未得改造以前，婦女努力於局部的改造，當然是無可非議的。至若以救亡爲己任的婦女救國團體，在大敵日益緊迫的當前，不特有存在的必要，並且應竭力使之擴大，務使各省、各縣、各鎭，都有這樣的組織，全國每一婦女，悉成爲這個組織的細胞。救亡是一樁艱苦繁難的工作，決非三五所謂先覺分子所能包辦。相反的，這一人類歷史上最重的担子，是要靠全民的臂力去舉起的。

敵寇升堂入室，國破家亡的大苦難大恥辱，已日甚一日的逼近了，我們爲了打退這一凶險的命運，祗有手緊拉着手在那抗日圖存的共同目標下聯合起來。救國會固在向這方面進行，但我們希望它能更進一步，廣徵志同道合的會員，吸收優秀分子的參與，以充實組織本身的力量，共負艱辛的任務。法定婦運團體以及其他眞正爲婦女解放而組織的團體，必須於努力本身福利之外，不忘民族的厄運，而爲並行的發展。最後，我謹敬忠告現存以及未來的婦女團體，認眞避免『寡頭把持』，『空中樓閣』，以及『有言無行』的三種一般民運團體的通病。

英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金石音譯
每册七角
經售處——1.法政學院 2.會文堂 3.生活書店

婦女競選應側重「運動」

峙山

自立法院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以來，首都及各地婦運團體，紛起組織婦女競選會，共同向最高黨政當局請願，希望黨政當局運用政治的力量來協助婦女競選，俾使婦女能夠享受選權的實益。這一運動發生後，各界意見分歧：有人以為選舉法上既未對婦女的選權加以限制，那麼男女本屬平等；既沒有男子競選會，何以婦女要組織競選會？更有人以為在非非開倒車，一切都由官作主，民作傀儡（？）的現社會下，婦女即使當選了代表，又有什麼用？不是女代表也跟着官化，便是人少力微，既不能推動政治，更不能為婦女謀得任何的幸福，結果至多不過在許多男官之中增加幾個女官，與婦女大衆的解放何益？但是筆者却不這樣看。

我認為婦女發起競選運動，是必要的。我們不必以獲得幾位女代表為成功，應以『為運動而運動』的態度去作這種運動，而以宣揚下列的意義為目標：

一、因這次運動，使社會認識現社會男女地位的懸殊，政府如有提攜婦女的誠意，必須運用政治的力量與婦女以協助；否則，便是文字上的平等，婦女是得不着實惠的。

二、趁着各鄉區所長向男女公民分發公民證促其使用選權的時候，婦女們來宣傳婦女使用選權的意義，較易深入於一般人的意識，藉收婦女注意民權和政治之效；且可使男子對於婦女地位的變動（形式的）多一瞭解的機會。

三、年來婦運沉寂已久，任何運動都難喚起婦女參加運動的興味。此項競選運動，因有獲得代表的希望，自然比較容易喚起其興趣，從而便可藉參加此競選運動的機會，訓練婦女的運動能力及合作精神。此項運動之會四面碰壁，是必然的結果，但因碰壁可使婦女對現社會多得些認識，而增加其反抗的、革命的心情。

筆者深信在這次競選運動中，如能採取『為運動而運動』的態度，勢必能得相當的收穫。因此，我們似乎不必對它抱過分悲觀或淡視的態度。我們應該參加進去，以『為運動而運動』的精神，去推廣這次運動；運動愈廣，參加的人數愈多，這次運動的意義就愈深長。而運動者個人，除教訓別人外，更可就此多得些教訓自身的機會。所以，筆者主張主持此項運動的姊妹們，應側重於運動的本身，至於當選與否，却是無關重要的問題。

中國婦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芸生

作爲目前整個救亡運動的一翼而日益展開的婦女運動，對于它的歷史的回顧和現況的檢討，更進而把握它的勝利的將來，我以爲這一切都是迫帶地十分重要的。

兩性關係的不平等，婦女的隸屬于男子，都是起因于以男子爲中心的私有財產制度，因爲那時婦女在經濟上被男子征服了，所以一切祇得聽命于男子。婦女問題，也就此產生。雖然如此，婦女運動的萌芽却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方才開始。在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在封建制度的數千年中，婦女是全無聲息的蛰伏在家庭里面。至戊戌政變前，資本主義，由帝國主義的洋槍大砲輸入到中國來，新興的資產階級開始在這古老的中國崛起。在政治上面隨着立憲運動，康梁戊戌政變，便是這運動的端緒，順應着這種經濟上政治上的發展，婦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首先是梁啓超提倡創辦女學，美教會繼起響應，光緒十年在鎮江創立女塾，當時因爲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基礎非常微弱，所以興辦女學，只不過以『賢妻良母』和經濟獨立爲目標，還沒有踏進女權運動的階段，更不曾樹起反封建的旗幟，僅僅是封建社會的婦女改良運動而已。這是中國婦運的第一期。

嗣後由于於戊戌政變的失敗，滿清革新的無望，而帝國主義又復節節進逼，由商品的侵入而轉化成爲直接的投資，這時，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工廠開始創立。一部份婦女便跑出了牢籠似的家庭而參加生產勞動。同時，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亦日益堅決和擴大，於是婦女解放運動就踏進了反封建的女權運動的階段，這是中國婦運的第二期。

在一九〇三年，金一君發表女界鐘一書，鼓吹女權運動，主要的要求是：(一)女子應爭得入學、交友、營業、掌握財政，婚姻及出入等自由權：(二)女子應爭參政權；(三)反對以『賢妻良母』爲女教宗旨，而主張培植女子獨立人格與男子同樣參加社會上一切工作。到一九〇五年，秋瑾女士創辦中國女報，其中充滿着『女豪傑』『女英雄』的思想。伊們以爲如果整個民族能獲得政治上的解放，同時能有一批在政治革命民族革命上建立殊勳的女英雄，那末男女平等就可以實現。到辛亥革命的前夜，伊們由思

想而變成行動，除了一部份婦女秘密地參加革命工作外，更組織女子軍隊，當時的娘子軍，正像雨後春筍般的蓬勃一時，如：女子北伐隊、女子決死隊、暗殺團、女子軍事團、女子經武練習團，以及江、浙、鄂各省的女子軍等等。在當時的革命運動中，婦女是參加着極光輝的偉大戰鬪。辛亥革命以後，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依舊沒有變更，于是，好些婦女的先覺，認為單純的參加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而忽視了婦女本身解放的鬥爭，是錯誤的；因而便轉致力于婦女解放的特殊工作，紛紛解散軍隊，在上海、北京、廣東等地成立了女子參政會、女子共和會、女子同盟會、女權維持會、女子後援會，要求婦女參政，男女同權等等，但是，臨時約法上，竟連男女平等的原則都沒有列入，於是在民國元年的三月十日那天，伊們便齊集參議院，舉行示威，將門窗、桌椅統統搗毀，這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一幕英勇的武劇。可是，中國婦女們的這樣英勇的鬥爭，由于民國二年二次革命的失敗，不可能順利地向前發展，而宣告了暫時的消沉。

歐戰以前，國內民族資本的工廠，始終未能大量的發展。及歐戰爆發，因列強無暇東顧，中國民族工業，遂乘機抬頭，於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的趨勢，愈益顯著，而爆發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這一種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在政治上，反對封建軍閥，建設資產階級民主政權；在意識上，摧毀封建的禮教、道德，而樹立個人主義的論理。在婦女方面，婦女運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當時作為思想界前導的新青年雜誌，對于婦女解放問題，做了一個極有系統的討論。他們正確地站在反對封建禮教的觀點上：主張婦女參政，打破貞操，社交公開，建立小家庭制度，以及經濟獨立等等。他們竭力痛斥一切『賢妻良母』的謬言，確認婦女人格的獨立和不可侵犯。

在這種情勢下，各地婦女紛紛要求解放，上海、廣州、漢口、長沙等地，都有婦女團體的成立。這時最能代表一般婦女要求的是長沙女界聯合會所提出的『五權運動』，即：（一）財產均分權，（二）公民選舉權，（三）教育平等權；（四）職業對等權，（五）婚姻自決權。一九二二年，北京政府召集憲法會議，北京各大學女生，又乘機組織女子協進會，女權同盟，要求在憲法上明白規定男女平等的原則，跟着『五四運動』的相當勝利，此後婦女在教育上、職業上、婚姻上的禁錮，漸被開放，女權運動，到此告一結束。

自然，中國的女權運動不但沒有超過各國一般的成就，而且還在一般以下。中國婦女所受封建的束縛，實際上遠超過歐美各國。隨着歐戰的平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重新擴張，於是大批的產業勞動婦女，因爲歷年受着生活上的逼迫，伊們要求徹底剷除封建束縛，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到了『五卅運動』的時候，婦女運動已匯合着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洪流而成爲廣大的羣衆運動的强有力的因素。——『五卅』時期上海一地參加罷工的女工，就有十五萬以上，北伐時期及『三一八』慘案，被犧牲的婦女，竟超過男子。——北伐前後，婦女運動包含着所有的各社會階層。那時，伊們都積極地一致參加民族解放鬬爭，伊們結成了廣汎的聯合戰綫，力爭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地位上底平等，寫下了中國婦女運動最光榮的歷史。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婦女到處遭受壓迫與摧殘。伊們喪失了大革命時代所獲得的多數權利，中國婦女運動，隨即轉入于一種沉寂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戰爭中，婦女大衆復自動地承襲着北伐時期的戰鬬經驗（統一戰綫的經驗），伊們不分畛域，不分貴賤，不分貧富，不分老幼，不分信仰，一齊勇敢的參加抗日鬬爭與援助十九路軍運動，上海紗廠女工反日大罷工，滬庸大學女義勇軍死守吳淞砲台，大批女工和女學生奮不顧身的到前綫輸送食糧，家庭婦女的爲士兵製襖彈禦寒的衣物，各界婦女組織傷兵醫院、戰士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宣傳隊等等。伊們運動了一切可能努力來支持這一英勇的偉大抗日戰爭。這是

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七〇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設備完全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跨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選辦環球貨物
地址南京路西藏路勞合路

我國婦女抗日救亡統一戰線最好的模範。這是我國婦女運動經過短期的沉寂後底復活。

擴大並完成這些有歷史意義的婦女運動的光榮傳統，是放在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女同胞面前一個最緊急的課題。

目前中華民族正遭遇着空前的危機，處在抗戰則生、不抗戰則亡的最後關頭，我全國各地的婦女同胞們，又在激昂悲壯地前仆後繼、再接再厲的舉起參加救亡的鬥爭。在全國民族救亡運動的戰線上，伊們是站在最前的行列，去年北平學生的十二月運動中，女學生中的大多數，都是熱烈的參加者，清華大學的領隊，以及被打傷的學生中，有很多是女學生，東北大學全體女同學參加示威，其餘各中學年幼的女學生，也都是非常英勇地參加着救亡遊行，毫不畏怯地同軍警搏鬥，北平婦女救國會，因積極參加救亡工作，遭受綁架與摧殘。在上海，廣大的婦女羣衆，在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底領導之下，號召了幾次壯烈的數千人的反日遊行，本年的『三八節』的大示威，在上海參加的羣衆，竟在萬人以上。伊們悲壯激昂的呼號，給與上海乃至全中國愛國同胞以極大的震動與刺激。至于其他各地的婦女同胞們，雖然在重重的壓制之下，也毫無畏縮地參加救亡戰綫，北平學生組織的南下宣傳團及其深入民間的宣傳工作中，女同學們曾盡過極偉大的戰鬥作用，參加的人很多，伊們在冰點以下的冷風砭骨的長征中，表現了不可征服的英勇。最近廣州十萬人的反日大示威，婦女同胞也是踴躍的參加者，表現出南中國的婦女救亡工的也在積極的開展。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誰能否認我們婦女大衆不能與男同胞一樣的共同參加救亡工作？誰能否認婦女大衆不能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大旗之下，勇敢抗敵？我婦女大衆，不能離開國家的危亡而獨存，絕不能離開民族的解放而孤立，也就是說，婦女的澈底解放，只有在婦女同胞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鬥爭，求得中華民族的澈底解放之後，才能達到。所以中國婦女在其爲求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更負有爭取民族解放的使命。

以上所說的，是關于目前婦女運動積極的一面，可是這里我們還得指出：婦女運動在目前，仍然存在着極大的缺點與危機，許多地方還表現着渙散無力，牠還沒有在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的統一基礎上，充份鞏固和擴大現有的包含各界婦女大衆的聯合組織。這是我們不容一刻遲疑而應該立刻克服的缺點！

同時，正當我婦女大衆積極起來參加救國運動的時候，少數別有居心的人，竟提出『婦女回到家庭去』的口號，提倡『賢妻良母』主義，說是女子應該擔負爲妻爲母的生理上特殊的責任，高喊什麼廢娼運動。他們企圖這樣避重就輕地來轉移一般婦女的目光，模糊婦女大衆的抗爭意識，想把婦女運動從正常的軌道上拖到污穢的泥坑中，這種開倒車的改良主義復古主義的論調，對于目前婦女運動，顯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危險。我們必須同他們作毫不容情的鬥爭，揭開他們的『幇兇』烟幕。

自然，我國的婦女運動進展到歷史的現階段，不論是在思想的內容上或是運動的戰術上，都有着飛躍的進步，而充分的表示着一種特定的歷史意義。

末了，我要着重地指出：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它的最終的解決，是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在中國目前的婦女運動，應該是而且必須是：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分野。牠必須繼承『五四』『五卅』的傳統精神，澈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並且要把參加一般的社會改革的鬥爭和婦女運動本身的特殊鬥爭配合起來，只有這樣，中國婦女運動，才能有牠的光輝的將來。

本刊前期要目

每月評話

向心不能强求……石　音
讀二中全會宣言……所　非
要求參軍……秋　草
論時代所需要的婦女……碧　雲
現中國知識分子的陣野……所　非
悼高爾基……微　英
評兩性嫉妒觀……柳　朋
結束思想的從園……淑　華
我們再也不能耐了(讀者吶喊)……少卿等
橄欖……亞　玉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聞到譯
婦女消息
關于蔡良玉的一首詩(雜感)……八　八
北平『女大』學生生活的一面(寫生活)……宛　青
『陽』謀(漫畫二幅)……小成等

文藝

初上旅途(中篇小說)……落　葉
娘姨(短篇小說)……宛　青
蚊子(詩三首)……長　庚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軍閥政治的二面

侈茵

民國以來，整個的中國政治，是一種澈頭澈尾的軍閥政治，整個的政治形態，是一種軍閥統治和軍閥割據的混合體。大軍閥竊佔中央，小軍閥割據地方，橫行霸道、無法無天。他們根本不懂得政治為何物，心目中絕對沒有國和民這一回事。所以二十餘年來弄得喪權失地，民不聊生。凡屬稍微有政治常識和觀察能力的人，都承認中國之所以演化到今日的局面，完全由於這種萬惡的軍閥政治之所賜。因之，無論就解決民族問題的立場說，抑或是就解決民生問題的立場說，我們都應該竭力以推翻軍閥政治為己任。

然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這時有一部份的所謂學者，竟放大了喉嚨謳歌着軍閥政治的一部分的形態，雖然同時他們却猛烈地攻擊軍閥政治的另一部分的形態。他們的理由大概是這樣的：小軍閥的割據一方，夜郎自大，足以混亂整個行政的系統，減弱國家對外的力量，因此他應該投順大軍閥，使他的權力膨脹。後者雖也不見得盡如人意，但他究竟是名正言順的正統——建立一個正統，你想多麼不容易啊！這種希望在牛糞上裝金的改良主義者，根本不了解軍閥的特性，他們祇曉得死守着『要對外，必須有一個現代國家的形式，而要完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形式，又非統一不可』的純觀念論的公式，以作其實際上『君命不可違』的傳統的一套思想的烟幕。要知軍閥無論大小，在本質上初無二致，而軍閥政治，不論它所具的形態是大部的統治或是小部的割據，其結局鮮有不歸到同一終點的。現在我願把這兩點，約略說明於後，以資憑證。

（一）關於軍閥的本質方面　霸佔中央的大軍閥和割據地方的小軍閥，除了因地理的優劣（一佔有所謂『首都』，一僅佔有某省或某縣），地域的大小（大軍閥的地盤大，小軍閥的地盤小），以及有無取得帝國主義者的正式承認（承認其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三點之外，並無其他的差別。

第一，他們在歷史上同是封建的殘餘，例如世代割據四川的劉系小軍閥，和民初十年間霸佔中央的袁世凱、段祺瑞等大軍閥，都是封建社會的遺物，其來蹤去脈，全遵循着封建的路綫。

第二，他們在國際上同是帝國主

義者的工具。中國之所以產生軍閥，本因爲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滿清練新兵，起因於對外戰爭的屢敗）；詎不知中國軍閥一經產生，却反成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具。這種希望與結果相反的事實，在表面上似乎極爲矛盾；但骨子裏是很自然的。因爲軍閥的意識中，本無所謂國家和民族，軍閥的武力，完全是他個人威福的憑藉。他企圖他的威福日益增大，他就不得不設法擴充他的武力，而凡是足以供應這個要求的勢力，便得乘隙而入了。

帝國主義者在滿清『工具政權』殁落之後，正想在中國另找新工具，以便繼續其政治的和經濟的侵略。軍閥，無疑地恰恰中了這一個選。它就以一面貸與軍閥政治借款，一面供給軍閥軍火的方法直接攫取了中國的重要富源，出清其次號的軍用品，間接助長中國的內亂，發展其對華侵略的陰謀。軍閥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於軍事上既都仰仗帝國主義者的幇忙，自然惟有低首下心：隨便帝國主義者的擺佈和支配了。『洪憲皇帝』的接受亡國的二十一條，段執政的屠殺愛國學生，都是竊佔中央的大軍閥甘做帝國主義者的工具的最著例證。割據地方的小軍閥也不過處處仰承帝國主義者的鼻息，俾得保持相安無事的局面。

第三，他們在本身同是個人主義的英雄。軍人之成爲軍閥，其重要的特點，便是唯我獨尊的個人主義的色彩。在軍閥眼中，軍隊是他個人的私產，地盤是他個人打下的天下，人民是他個人的家奴。割據地方的小軍閥據有一省一縣，這一省一縣，便算他的私有財產，無論用人行政以及其他大小事項，概不許任何人的置喙。否則，不客氣、先以老拳相向。至於竊佔中央的大軍閥，則因地位的比較優越和實力的比較雄厚，當然更加目空一切，炙手可熱。民國以來因地方軍閥揭義旗以背叛中央和中央軍閥併統一以討伐地方所造成的軍閥混戰，是個人主義最尖銳的流露。

（二）關於軍閥政治的結果方面

軍閥政治的形態無論其爲大部的統治或小部的割據，其所造成的果，完全是一樣的。

第一，它們對內同是使民不聊生。這點又可以分三方面來說明：（1）人權的被奪。在軍閥統治或軍閥割據的政治形態下，人民身受的痛苦之一，便是個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政治的而非宗教的）種種自由的被奪。（2）經濟的被剝削，民國以來剝削人民的苛捐雜稅，突飛猛晉；即在『青天白日』旗下，也不過是巧立名目，花樣翻新而已。國家稅之

外有地方稅，正捐稅之外有附加稅。捐稅項目之多，據說竟有達到三百餘種之多；抽稅徵捐之苛，竟有苛到預徵至民國四十八年的。這是古今中外所罕有；而民不聊生，概可想見一斑了。(3)生命的無保障。權利和義務，本屬互相對待。人民一方面有納稅的義務，另一方面應有受保護的權利。然而在軍閥政治下的中國人民，却徒盡義務而享不到權利的。他們猶如荒土上的野草，自生自滅：水旱天災襲來，人民便祇有坐以待斃，承受餓死、凍死、溺死的命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屠殺中國民衆是家常便飯，在境外，當然更無庸議。軍閥和軍閥政治下所產生的官僚，其於民命，尤其視爲草芥；歷來人民在軍閥混戰下直接斷送生命和在貪污政治下間接斷送生命的，不知要比黃巢所殺的多上幾十倍。

第二，它們對外同是喪權辱國。軍閥以帝國主義者爲其台柱，他個人的政治生命，完全依賴帝國主義者的支持，因此，帝國主義者便得在他所豢養的那一軍閥的統治範圍內予取予求了。從軍閥鼻祖袁世凱以來一切爲中國人民所痛、帝國主義者所快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事變，都是有力的證人。

總觀上述，可知軍閥割據和軍閥統治，其間實無優劣的分別，所差者，不過是程度的問題。就對外關係而論，霸佔中央的軍閥因地位的優越，名義的堂皇，常能比割據地方的軍閥做出百倍駭人的事情。例如後者僅能出賣一省一縣，而前者却能出賣整個的國家。爲了這種種原因，所以謳歌軍閥統治，攻擊軍閥割據，實無異謳歌整批賣國，攻擊零碎賣國！在爲公的立場上看來，這無論如何是不可索解的。



怎樣保持我們的健康？

公柱

關于怎樣保持健康的問題，怕是被大多數姊妹們所忽視的吧。但是健康是任何問題的先決問題。我們不能希望一個多病的女子去參加實際政權平等的鬥爭；伊們必須有壯健的體力，有基于壯健身體的奮發的精神，偉大的魄力，才能做福國利民的事業。我們不能希望一個多病多愁的母親產生出活潑強壯的小國民，為民族增進新活力，更適合于生存競爭。我們不能希望一個職業婦女，一個女工，一個農婦能夠充分地工作，發展工作的效率，除非伊們先有強健的身體。現在強敵壓迫更緊，整個民族，已陷于危亡之秋，我們大家的肩上，又加上一副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我們更需要有獅子般的體力。

要保持健康，並非是很難做到的事，也不是頂花費的工作，只要隨時留心，便可無虞。現在將鄙見所及的三項辦法，略述如下。

一、生活要規律化

各人酌量自己的職業，不問是家庭婦女，職業婦女，都要有一定起身的時間，作事的時間，以及休息的時間。飲食更須每日有定，因為食物入口，必須經過若干小時方才完全消化，如果沒有限制，隨時吞吃，雖然一時口舌快感，而不知胃腸已經受損傷了。家庭婦女患腸胃病之所以比較來得多，大概是這個緣故。交際應酬最好減少——萬不得已者除外——凡對于虛偽的酬應，不正當的娛樂，如像打麻將等等，應一概予以拒絕。晚上早睡，能增進腦力和思維力。如果有些因事情繁劇而睡眠不安的人，更當早睡，最遲者也不可過晚間十時。都會中人往往有通得達旦以晝作夜的；這在衛生上是極不合的。鄉村居民大多比都會人強健，後衰，就因為他們早起早眠。婦女對于家庭習慣很有左右的可能，如果主婦們決心把生活規律化，說不定社會也會比較有合理的生活。

二、要有相當的運動

飲食、起居、工作之外，運動也是重要的。當然，我們並不盼望婦女個個都去打網球、打高爾夫球、或去海濱浴場游泳、或者跳舞開汽車，這些少奶奶小姐階級的運動，多數婦女是享受不到的。所以婦女大衆只能在各種環境之下有一點點運動來使周身的血液循環一下，比如做母親的可以在一日家事約略完畢之後帶了孩子上

公園去散步一回，即使附近沒有公園，就在房屋周圍環繞走幾圈，吸吸戶外空氣也是有益一處的，倘使是在外辦事的職業婦女，那伊就應該安步當車的回到家去，把工作室中沉悶的炭氣吐出。

人身是時時刻刻在新陳代謝的，我們用體力用腦力把身體中一部分毀滅了，就得用食物、空氣、水分等去補充牠，使恢復原狀來維持下一天的勞作消費。運動能使呼吸增快，能使消化加速的，所以要使強健的體力經久不衰，就當時時刻刻留意去運動。在過去我國婦女多半終年枯守閨房，小脚蓮步，不懂得什麼運動，現在雖則也有健康美人飛躍在運動場上，但仍是少數人的特權，我們應當隨時隨地找機會去運動，增加自身的健康，也即所以增進民族的活力。

三、不可忽視沐浴

不知在什麼書上看到過說中國有些地方的婦女，終身只洗三個澡，第一次在呱呱墮地時洗，第二次在出嫁的前夜洗，第三次是在死後棺材板上洗。實際上第一次與第三次是由別人代洗的，那末由自己動手洗的只僅僅洗了一次。終生只洗一個澡，說得實在過火了，但也可見得婦女們對于洗澡的忽視了。男子洗澡室處處都可以看到，而婦女的就沒有(指普通而說)，這是原因之一。男子們工作完了，兩袖一拂，洗澡去了，婦女們工作永沒有完了的時候，永遠不能把兩袖一拂，這又是一個原因。此外，原因當然更多。但是姊妹們，現在你們必當設法，使自己洗身的機會多一些，一日洗一下不能，一星期必當洗一下，再不然，十天洗一下，是萬萬不可少的。因為皮膚上的毛孔，一被塵垢塞住，就不能夠幫助肺管共同呼吸，不能使體內無用的廢料排洩到外邊來，阻止新陳代謝的功能了。

四、疾病的預防及簡易自療法

婦女因為生理上的關係，有月經、孕妊、生產三個關口。當女孩子初生時，身材即較男孩子為矮小，然外表上還沒有顯著的不同。等到十三四歲或十五六歲，月經來潮，即一月有一次的病態時期，時間持續，有三四日至七八日的，這其間腰酸肚痛，精神消沉，甚至有臥床輾轉呻吟、頭痛、耳鳴、嘔吐、肚脹、食慾驟減等癥候，不但身體苦痛無窮，且能影響事業。所以婦女對月經，不可沒有縝密的防備，和簡單的醫法。防備的方法，最緊要的是經期時勿吃冷食，如冰凍汽水瓜菓等物，也不可憂鬱驚悸。又如操劇烈勞動的，此時應當停止工作幾天。此外，腹部應當用厚絨布包裹，使它溫暖。如果不停止，最好用

熱水袋、湯婆子，或其他保暖的東西置在小腹上。嘔吐頭昏的人，必須睡一兩天，並吞服蘇打片二三片。總之，婦女在月經期內，身體和精神，都應該安靜。

月經終了，時有少量白帶下，這是應有的排泄物，並不妨害身體的健康。不過若是接連不停或者量太多的時候，那就是白帶病了。患白帶的婦女頗多，除去已結婚的婦女被丈夫傳毒能發生淋病之外，普通不曾出嫁的處女，也有發生這種病的可能，原因大概爲了下腹受冷，或者身體太弱，思考過度等等原因。患者應當隨時注意攝生，多用溫水局部洗滌，最好到藥房去購買硼酸水（硼酸粉也好，買來自己用開水冲），用藥棉每晚揩洗，自能痊愈。

孕娠爲已嫁婦女的天職，既孕娠後，身內各部，就起一定的變化。孕婦常多便閉、嘔吐、暈昏、神經也有過敏之感，若不注意防備，很容易爲各種疾病的基礎。在這種時候，飲食切忌刺戟太甚，如濃茶、咖啡、辣椒、高粱等物，又葱蒜、胡椒等，最好也一並禁吃。孕婦宜時時作輕便散步，多吃流動鮮新食料，如牛奶、蔬菜、成熟了的水菓等等。此外精神攝生，也和月經期內一樣，要安靜、和平、愉快，不可過勞、抑鬱或憤怒。常常容嘔吐的人，每日早上應該吃麵包牛奶少許，然後宜安睡一小時起身，則胃中反應可減少，嘔吐不會加劇起來。此外孕婦想吃的東西，在自己經濟能力辦得到的，應當吃一點，這也是必需的。

等到生產時，第一應該請西醫產科接生，切勿迷信習俗，叫無知無識的舊法穩婆。一切應當按照醫生叮囑。產房要安靜，要光亮。生產並非危險的事情，但產婦務必膽大心細。消毒藥水，棉花等物品，當多多預備。產後安心靜養，頂好睡到滿一個周月。

當然，關于婦女健康的問題多得很，以上只不過就淺見所及，略舉其重要的幾點請姊妹們作作參考而已。

× × ×

本刊合訂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齊。
定價　每卷仍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啟

婦女讀物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婦女運動 劉王立明著 五角

婦女問題 金仲華著 二角

婦女參政運動 森口繁治著 劉絜敖譯 八角

婦女叢書

婦女問題……張佩芬編 三角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李漢俊編 四角五分

女子應有的知識……趙元任夫人譯 三角

婦女衛生新論……張迺譯 四角

婦女保健良箴……朱汪筱謝譯 五角

健康與婦女運動……吳契梁著 一角五分

女子之性的知識……味辛譯 二角

女子職業指導……潘文安著 三角

中國婦女生活史 陳東原著 一元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趙鳳喈著 七角

婦女與家庭……高爾松譯 六角

歌謠與婦女……劉經菴編 五角

蘇聯母性與兒童之保護……林啟明譯 三角

中國家庭改造問題……麥惠庭著 一元二角

快樂家庭……劉王立明著 四角

家庭新論……沈鈞儒著 四角

家庭與社會……劉鳴九譯 四角五分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Ray Strachey 著
開劍 譯

第二章 不滿之掀動（1837—1850）

可憐的開羅林！伊自身也是，同着伊的痛苦的回憶，伊的天分，伊的魔力，隨着時間的流川飄去了。（註十三）不過伊至少留下了一個標記，一種記載刊在伊祖國的法律上，拯救他人出伊同樣的命運。因為伊對于母子關係這方面的法律的破壞，日漸擴大其範圍，加深其程度，及至最後，所有舊日的不公平，盡為一九二五年未成年人監護法的完全平等監護權所刷去。

諾頓夫人的運動，引動了政治家對于婦女若干苦況以及無能力的注意。一八四〇年發生了一件事情，而輿論就演劇似地很有興趣地集中到伊們的政治地位。

那年由英國和別國召集的世界反奴隸會議，在倫敦開會。所有反奴隸的領袖人物，都被邀出席，而一般人尤希望美國代表團來的特別出色與重要。絕對主張廢除奴隸的主腦與先鋒威廉該立生（William Lloyd Garrison）來了，全英國的急進黨人對這件事，非常關心。

然而當美國代表團到的時候，卻什麼都不能盡如所望。該立生還滯留在路上，而七個先到的代表中，四個還是女子！這真是可怖的失望！婦女雖然也有加入英國分會，捐輸款項的，但是伊們沒一人參與過這事的籌劃，一八三三年

婦女消息

▼全國婦選會設分會

全國婦女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七月二十四日在南京舉行第八次會議，到各省市代表三十餘人。李德全主席，決議下列各案：(一)具呈中執會，請求對于二中全會交下本會請願案，予以確而具體答復；(二)呈請全國選舉總事務所，嚴格執行國府通令，並推定代表向該所請願；(三)推定各地代表負責籌備各省市分會；(四)本會正式成立日期，延至國民大會開幕前一週舉行；(五)各地代表資格，歸組織部審查。

▼首都婦選會大擴充

首都婦女國民大會代表競選會，

英國境內廢除奴隸制的成功，並沒有經過這種不合式的程序，因而驚奇便成了廣佈的音符。那班英國領袖代表們說准許婦女出席的要求，簡直是『把我國的綱常與傳統顛倒了，並且和上帝的意旨相反的』，准這班婦女參加，直是毫無思想！話雖如此，可是伊們已經在這裏了，爲本會的貴客，從美國各團體來的完全有權的代表，並且盡是優秀高尚的女士，伊們滿心希望來受歡迎！這眞是棘最難搞的事了。

第一天全部秩序，就專放在這個問題上，鎮日鬧着激烈的辯論，在快付表決的時候，女代表都被趕到幕後面的席上坐去，當然伊們就不准爲自身的問題發言，至于伊們在幕後是笑還是哭，那就無人知其究竟；不過無論如何，當男子們辯論爭執的時候，伊們却黯然無聲；最後伊們才知道伊們的代表權，已被壓倒的多數所拒絕。

這班女代表當伊們一同回大后街（Great Queen Street）寓所的時候，大家商定了幾個決議，這些決議，待伊們回國後都收了實效。其時伊們暫時接受了伊們的失敗，而以全倫敦都和這會議的行動同調來聊以自慰。第二天開會時，伊們就退到廊下，悄然守着會議的進行。此時却發生了一件醒人耳目的事情，就是該立生來了。歡迎委員會就前往迎接他。大家都切望一視時代的英雄，一聆他的談吐；不過他，得知了他同伴所遭遇的事，也就無意受人歡迎。雖然經過他們多方的申辯與解釋，他依舊聲稱他『情願加入到女代表中去』，而且眞的實行了。對于辯論，他不願贊一辭。

『這班女代表既然不准在會議席上發言』，一個目視者告訴我們說：『伊們

七月二十四日開第十次會議，出席陳逸雲、李德全、唐國楨等五十餘人。由譚惕吾主席，討論積極擴大組織及宣傳工作，並介紹新委員李峙山、錢用和、崔振華、陳伯芬等十餘人。

▼滬公安局招考女警

我國實行女警制度，始於民國十九年（杭州）。滬市久擬設置，但至今始成事實。此次招考名額共四十名，報名者二百六十六人，惟考試結果，僅錄取正取二十五名備取五名。滬市公安局方面，現仍繼續招考。

▼世運各國婦女成績

八月一日在柏林開幕之世界運動會，各國女選手之成績如下：

（一）美國　得四個第一名（一百公尺賽跑、四百公尺接力賽跑、及跳板跳反、高跳水）。

就從早到晚在旅館裏和那些住在一個屋子裏的先生們開火。裘納先生（Mr. Birney）他經過第一次舌戰後，便帶着行李逃到其他同性的避難所去了，而那位可敬的納山倪喀爾伏先生(Nathaniel Culver)每天早晨總要吃一大碗六個打得稀爛的鷄蛋的，出屋主與他的一班通藝術的朋友的意料之外，卻竟能堅持到底。(註十四)婦女問題已成為當時的題材，它的聲勢，幾乎籠罩住黑奴制本身。

及至會議閉幕，英國境內可說的閒話全已說了的時候，那班被拒絕參加的美國代表，便回國去實現伊們鄭重的決議，開始將伊們的『權利』作一番熱烈的公開的要求。沒有多少年分之後，伊們大家召集了一個女權會議——這是合衆國史册上破天荒第一次會議(註十五)——大聲要求伊們的完全的公民權，宗教自由權，以及家庭自主權，而美國方面的婦運，也從此爆發了。雖然，在英國，事情並沒有這般公開地進行。新思潮默然流佈着，從這人傳到那人，漸次衝入敵人的防綫；而一八四〇年那個世界會議的遭遇，對于它的進程，確是一種不可磨滅的推助。

及至一八四三年，事情當真已有神速的進步，瑞德夫人（Mrs. Henry Reid）居然能出一本道地的宣傳家的書。這本書名叫為婦女辯護，且有相當的銷路。它的內容，在許多別的事情中，並指出婦女應有選舉東印度公司經理之權。這確是一本正式的參政作品；過了三年，又有一本為羣籍之宗的巨著出現。這書的作者係安怍那塞特(Ann Knight)，伊自行印刷，自行發行。伊是且爾姆司否德(Chelmsferd)一位女朋友會的會員，從事一切改造工作，極其活動，至于反奴制運動，也是在內的。那位文孫在普選運動時產生的婦女政治協會

(二)荷蘭　得四個第一名（一百尺自由式游泳、一公公尺命泳、四百公尺自由式游泳、及四百公尺接力游泳）。

(三)德國　得二個第一名（鐵餅、標槍）。

(四)意國　得一個第一名（八十公尺跑欄）。

(五)日本　得一個第一名（二百公尺俯泳）。

(六)匈牙利　得一個第一名（跳高）。

▼德擬開國際婦體會

德國擬于世界運動會閉幕後，舉行國際婦女體育聯歡會，美、德、英、日各國女選手將被邀參加此會。

▼西婦女任檢查工作

西班牙叛軍因獲外國實力援助，

【註十五】一八四八年在閃納卡福爾思(Seneca Falls)舉行。

【註十六】參閱伊利沙伯等編著婦女參政史英國部分卷三以及海倫伯萊克朋(Helen Blackburn)著婦女參政記事。

（未完）

收之桑榆



橄欖

亞玉

綏東風雲緊急，而浩浩蕩蕩的幾十萬大軍，却反啟程南調，國人看了不解，外人看了更覺神祕萬分。其實這是『禮儀之邦』應有的現象，『君子國』的必然行動，君不聞韓退之：『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之名言乎？

× × ×

國不可有二君，但是皇帝之上不妨再有太上皇；太上皇保佑皇帝做太平天子，皇帝又保佑百姓過太平日子。

× × ×

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國家：（一）人治，（二）法治，（三）黨治。但也有三者俱備的國家，那即是：口頭上的法治，名義上的黨治，和實際上的人治。

的，也就是伊。別的組織雖則多半瓦解，這一個團體却持久至一八五一年，因爲那年它通過了一個議案，或說請願，贊成女性參政，那請願書由卡立塞伯爵(Earl of Charlisle)呈送貴族院(註十六)。

這個題目隨時在公務人員的演詞中提及。當反穀會運動時期，理加德･酷勃潭(Richard Cobden)在漫切司透(Manchester)當衆演說時，公然宣言他贊成婦女有參政權。又一八四八年約瑟叽姆(Joseph Hume)受酷勃潭先生的助，甚而至於在平民院中提議凡爲家主，均應有選舉權，婦女也在其內。狄斯雷理(Disraeli)發言贊同此說，不過並沒有結果。除非往後所訂的一切濟貧法和地方政府案內關于選舉條例內『男性』字樣的插入能加以莫大的審慎，否則是設不到的。然而無論如何，事情終究已前進到可以提起的境域，而其得受考慮的時日，也近在目前了。

【註十三】關薩林較近的小史，可略述如下：伊的兒子佛勒狄(Fletcher)在一八四七年爲身外交界，伊就常和他旅行國外。一八五九年佛勒狄死，彼時年僅二十九歲。伊的次子勃令斯雷(Brinsley)亦極彬雅，娶一意大利人爲妻，隨即卜居海外，關薩林管理他留在英國的子女的教育。伊繼續寫小說和詩，繼續迷伊所遇見的人，還是自食其力。理加德･諾抗在一八七五年去世，隔年之後，(那時關薩林已六十九歲)關薩林嫁威廉･斯克司德林爵士(William Stirling Maxwell)，後者是伊爽逝的老友。

【註十四】見伊利沙伯斯旦頓等(Elizabeth Cady Stanton, etc.)所著婦女參政史卷一，一八八一年出版。

故謀叛以求，雖經政府軍痛擊，依然聲勢浩大，截至最近，叛軍已漸獲勝利，西京瑪德里，處境日見危殆。該處現有婦女多人，攜帶手槍，日夜巡行街道，担任檢查偵察工作。

▼俄女參加長途車賽

由蘇聯柴節伯立鉄尼克出發，將於九月間完成之三千公里自由車競賽，其十一名競賽員中，四名係女性。

徵求

本刊徵求關于各界婦女生活的自述或描寫，凡是實感的紀錄，一概歡迎。篇幅最好在三千字以下，如附意義的照片，更所歡迎。

編輯部啓



實生活

平西農村婦女生活

宛青

去年的暑假，離開了繁鬧的上海，到北平去。天太熱，紫禁城內，雖然手不停揮，仍是熱不可當；北海、中南海、中山公園、太廟、什刹海等幾處消夏的處所，已經是擠滿了人，非但感不到一點兒涼意，而且還覺得蒸氣薰人，於是不得已，便和母親商議，打算換一個地方躲躲：『或者青島，或者北戴河，再不然就找個有地窨子的地方藏上兩天！』可是伊老人家不贊成我的主張，『住一兩天就又走了，幹什麼想花主意？西山多近！空氣又好，地點又靜，再說你也沒有去過；到西山去住上兩天，應應景兒，也就得了。』遵了母親的吩咐，於是便和友人芬和梅，一同搭夥往西山去。

西山在北平的城西，距城祇有四十餘里，是北平的避暑勝地，也是北方的名勝之一，在暑天的時候，一到夜晚，那邊的氣候便如深秋，所以幾乎沒有一夜不蓋棉被的。因此，住在北平城內一般有閒階級的人們（我們可得除外），到了暑天，如果不到北戴河、青島、或者較遠的廬山、莫干山去享受享受，西山八大處一帶的地方，總會去繞個灣兒。

我們既到了西山，便借宿在一位親戚的家裏，那位親戚的住宅，是建築在山麓下的，和許多農家對峙，因此，一般農家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便可窺之無遺。所以在每日暇時，我們總打算和農人們往來往來，藉以體察他們生活的實況，而且又可以增長我們許多農村的知識。真的，我們自從抱了這種宗旨後，每逢農人『活』忙完後，便找着和老太太小媳婦們去『天上一抓子，地下一擀帚』的亂談一陣，久而久之，我們不但把稻粱麥黍等等分的清清楚楚，就是什麼糧食在什麼時候下種、和什麼菜開什麼花、什麼花結什麼果的農事情形，我們也知道了不少。此外，更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平西農村婦女的生活狀況。

平西農家的婦女生活，和華北其他的地方不相上下，雖然距離文化城的故都僅僅祇有四十餘里，可是婦女

們的生活情形，依然是停留在十八世紀裏的。先從家庭的組織方面說起，平西的人家，普通每家都有五六七人，但也有一二十口人或僅有二三人的不等。小家庭組織則是很少見。因爲人衆多，所以情形就很複雜，每個人家都免不了有點爭執，爭執的結尾，常是發洩在婦女身上，譬如丈夫拿妻子出氣，翁姑拿兒媳出氣，在平西這兒，是常見的。此外「打」也很通行的，夫打妻，婆毆媳，兄姊妹的更是司空見慣。因爲農人的家庭是以種地爲宗，所以一家的生活費用，都是指着田內的收入爲開支，加上養鷄餵猪等等的副產，每年每家最多也不過三百塊錢的進賬，這三百塊錢的分配、管理和享受，婦女是一點份兒都沒有的，雖然說伊們吃飯穿衣的也要用錢，可是伊們除了牛馬似的勞働着掙到了一口半口的殘餘冷飯（華北農家，未出嫁的女子須挨父兄食後方食，既嫁之後，則挨闔家食剩，方可以吃），和補釘疊補釘的一件穿上幾年、冬天裝棉春夏拆作的永不更換的衣褲外，其餘的任何權利，伊們也享受不到。特別的事情，就是每個未嫁的女子，都拚命的在那兒積蓄，伊們積蓄的來源，大致是從紡線、織布、養鷄、做鞋底等等的方面得來。伊們這種積蓄，是留作奩資用的。因爲平西和華北其他的地方一樣，無論誰家的女子，不准和婆家索要聘金，這和江南不同，江南越是富貴人家，和婆家要的東西越多——自然仍須賠過去——可是在華北方面，却不通行，華北一帶的婦女，吃苦雖然吃苦，「貿賣」還說不到，不論怎樣的人家，到了女兒的嫁時，有多多賠，有少少賠，決不能向婆家索取分文聘金；否則別家便看不起，罵爲「賣了閨女」。平西也是一樣。所以每個女子到長大了時，都會聽母親的話，自己給自己積點嫁裝，預備嫁時替父母省點兒心。這並不算什麼，最稀奇的，是在嫁後的女子，對於婆家還要負相當的經濟責任，因爲每個男子在結婚後，他的父母便不再負責任，做妻子的這時得供給丈夫的衣履和其他零星用費，生孩子後，小孩的一切費用，也是做妻的應付。有本事有奩資的女子還可以對付過去，沒本事沒奩資的只好勤做點活，勤紡點線，或養幾隻鷄作爲生利之途，再不然，破了縫、縫了補的胡混下去，向娘家伸着手要那倒可以，指望着婆家添點却不能。因此，平西的人家，對於女兒和國內其他的地方是一樣地厭惡，伊們在初生的時候，就被祖父母和父母們咒詛成「賠錢貨」或「敗家精」一類的名詞；而：『養活閨女賠錢貨，養來養去人家的人』

，或是：『養個兒子銀錢垛，養個閨女賠錢貨』等歌謠，是很流行的。

其他說到平西婦女的衣着問題。平西婦女的衣服和裝飾方面，仍然是老古板兒，女孩子短衫長褲，——和新生活的標準衣服尺寸相同——不剪髮。婦女們的衣服和女孩子一樣，不過把頭髮挽作一個髻形罷了。伊們的衣服以青、白、藍三色爲多，花布很少。小脚的婦女依然風行，天足的則僅見。除新娘外，搽脂粉戴花朵兒的極少，也可以說是沒有，就有，也被人目爲「非良家婦女」。自然，燙頭髮、穿高跟鞋、畫眉、點唇的女子是更沒有了，不過，有時候也有一兩個那樣裝束的婦女到平西去，那麼平西的婦女一定要說伊們是妖怪，甚而還說：『呦，瞧獅子狗！』把摩登婦女比作了狗，我想自以爲摩登的婦女聽了，一定得要氣煞。但伊們之不瞭解摩登婦女，也正和摩登婦女們看不起伊們是一樣的。

至於食，大概是以雜糧爲正宗，雜糧就是小米、玉黍、高粱、綠豆、蕎麥等。最上等的飯食，就是白麵，南方人叫作「麵粉」的是。那種飯食，非但平西的農家婦女們嘗不到口，就是當家主事的「男人」們也不常吃，祇有到了過年過節、婚喪大典以及特別事情的當兒，才能吃得到口。至於大米，每個女子終身吃到的次數，不說瞎話，恐怕伊自己也能數起。菜蔬呢，平西倒還不少，像白菜、蘿蔔、菠菜、茴香、黃瓜、韮菜、豆角、蔥等都應有盡有，不過好的要拿到北平去賣，婦女們吃到口的，是老小之老、壞中之壞的，而且多半煮煮蒸蒸就吃，炒着吃的很少。平常吃的菜蔬，大概都是醃好了的，一來省油，二來不容易壞。雖然偶爾也炒兩回菜，那祇有翁姑或丈夫們吃到，作媳婦的或作妻子的可說是很少嘗嘗。沒有法子，祇可拿剩下的菜湯傾入碗裏，暫時的解解饞兒。油既然捨不得用，鹽更是看得很貴，吃小鹽，不用醬油，平西農家婦女都是這樣過着。至於吃肉，那更了不得了，一年到頭，恐怕過年的時候才能夠開開葷戒。

說到了住，平西農家的住宅，大概都是瓦房。平房也有，好房子自然歸翁姑們住（因爲婆母是熬出來的，當然伊要再施於下代），壞的呢，不用說也是媳婦們住。兒子和媳婦分不了家，自然兒子在這上面，他得跟着媳婦受點委屈的。沒出嫁的女兒到了成人的時候，如果房子多點，伊們自己也有一間房子住住，否則便和母親同宿，但是舊禮教的觀念極深，無論怎樣的熱天，袒胸露臂的行爲絕無，夜晚入睡，總是門窗緊閉，以免外人

閒話。晚間乘涼，除了老太太說一聲「我老了還怕什麼」的以外，年輕的姑娘媳婦們，决不能和男人們混在一起，祇可自己坐在院中或是門外，默默無言的扇上會子芭扇。

因爲平西多山，婦女們出門，大概是騎牲口，騾或是驢子。如果要走平路，也只好坐坐騾車，並且都得有人伴着，單身出門的婦女，除非路近，不然簡直沒有。消遣和娛樂方面，年輕的婦女做夢也想不到，出嫁的女兒祇可到娘家村裏去看看一年一次或兩次的開神戲，或是逛逛娘家那兒的廟會。大姑娘們除了候着「嫁」，絕無這種福份。

伊們一日的工作，是除了燒柴，煮飯，縫洗衣服，餵猪飼鷄，紡線織布的以外，別的事情是一點份都沒有的。有，除非到了作老太太的時候。作老太太的時候，才可以和男子平等！這裏，我來介紹一位平西少婦的談話，就作爲本篇的結束吧。

那是一個陰鬱的下午，驟雨剛過，接着天空便漸漸晴朗起來，不大一會，一陣一陣的淸風吹來，愈發覺得涼爽，於是我們三個人，便拋下了書，一齊約好往門外跑跑。走了幾十步後，前面就有好些人家，在路的左面，突然有一個少婦從一家的邊門內走出來，花衫靑褲，雲髮簪花，我們就知道這是新婚不久的新婦。我們爲了好奇心重，便追上那人家去看。那少婦由門內取出一架紡車，拿了一個矮凳，便坐在門口紡線。眼睛和頭好像動也不動的幫着。因爲平西年輕的婦女不輕易坐在門外。這時梅就挨到人前開口說：

「大嫂子，幹麼您坐在門口作活？」

少婦紅了紅臉；「家裏人都到外面去了，我悶得慌，坐在外面紡紡線，心裏也暢快暢快。」

「想娘家去吧？」梅又多了嘴。

「不……」但是伊的眼是紅了。

「您一起來就作什麼？」還是梅問着。

「給婆婆打掃房子。」

「還有呢？」

「打掃完了房子，就燒早飯。等他們吃了都作活去，我再吃，吃完了飯，收拾收拾，也就不早了，」伊說着，很殷勤地把伊坐的小板凳推給我們，自己却去坐在地上，我們推讓了一番，板凳仍歸伊坐。

「您坐上好紡線呵，」我說。

「不要緊！」伊推却不過，祇好坐了。

「你們城裏的姑娘多享福呵！像我們，唉！像我們找個什麼主兒，就跟個什麼主兒，飢一頓飽一頓的——

也是天命！」

「你說說，你們家都有些什麽人；他們待你好不好；你每天都做些什麽？」還是梅問。

「我們家阿，有公公婆婆，還有一個小叔子，連我們當家的和我，一共有五個人；不算多！不過這五個人的飯啦，衣服啦，鞋啦，都得歸我作！我還算好呢——和他們吃一樣的飯，不受氣，也不挨打，就是活累點。早上鷄一叫就得起來，放了鷄，掃掃院子，自己胡亂梳洗一下，就去給婆母請安，間帶着歸着房子，歸着好了婆婆的房子，得幹伙作粥，貼餅子，等他們起來就吃，吃完了他們都上地去，我在家裏紡線做活。麵要是吃完了呢，下半天就推推磨……」

「你婆婆不做活麽？」我們三人都問着。

「大姑娘！伊只作點輕省點的：看看門，補補衣服，搓搓納鞋底的繩子，像往地裏送飯啦的，笨重點的，都是歸我作的！」

「你娶了有多少日子了？」

「一年啦！」伊而又紅了紅。

「那麽，你一天能紡多少線呢？」我們又轉了潮問。

「也不一定，看功夫多不多。」

「是給你婆婆他們紡的吧？」

「唔，自然！有功夫才能輪到紡自己的呢！天晚了，要有月亮，我多半是坐在月亮底下紡線做活的——做自己的。」

「怎麽不點燈？」梅奇怪的問。

「點燈要費油呢，我們一天也不過點六個子兒的煤油，那是冬天，要在夏天，兩個子兒的也點不了。」

「這兩天熱，瓜你也吃吧？」芬看見我們沉默下去，於是伊又提了起來。

「喝點冷水，也就好了，我們那有閒錢買瓜！像我娘家那裏，自己種着二畝瓜，賣不出去的壞瓜，每年還撈摸着吃個，到他們這裏，經了兩個夏了，瓜一點也沒有吃到……」

「你不回娘家麽？」

「也得等着婆婆有了話，也得揀他們都閒了的時候，不然，我一走了，就沒有人燒飯了。」

說到這裏，我們本打算再問下去，可是伊說要燒晚飯了。於是我們便告了別。一路沉默着走了回來，每個人的心上，都刻劃着一個勤苦耐勞的少婦的影子，誠如伊所說的：「我還好呢——和他們吃一樣的飯，不受氣，也不挨打」，那麽其餘的呢，其餘的平西農村婦女怎樣呢？我們每個人的心上，不知不覺的都劃上了一個問號。

× × ×

我的看護生活

吟華

時代的輪子，不斷地向前滾，人事的複雜的程度，也跟着時代的影子成正比例地進步；我們不敢肯定的說這種進步對於人們是有利無害或是有害無利的——至少利害參半，互有成分的。橫亙在目前紊亂的社會中的事實，眞是千頭萬緒，也無從說起。我們單就目前中國婦女運動的命運來說，當前荊棘已是層層叠叠，推行困難。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中最緊要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尤其在中國，婦女在社會上沒有得到眞正的平等以前，這問題顯然是迫切而急待解決的了。但是怎樣設法去把這個重要的問題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呢？這決不是空喊口號和貼標語就能完了的事；我們應當從我們切身的日常生活中，細細體驗出我們所處的客觀的環境，然後才能獲得深刻的認識，才能發出有力的反應。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

我因為家裏沒有力量，所以讀到初中畢業，就不讀書了。當時我想到輟學後的種種無聊和悲哀的情景，我就硬着心向母親訴說不願意就此輟學的願望；但是親愛的母親却這樣安慰我說：『唉！吟兒，歡喜讀書固然志氣高，要上進，不過凡事也得量力而行，說淸楚些，就是在吃飯問題不能解決以前，這些事也就不管了。何況讀過了書，也並不能保險會一定怎樣好，你看對門張老伯的女兒，聽說大學已經畢業了，還是賦閒在家納悶。我只希望你現在能夠自立，倒不在乎高中不高中，大學不大學的。』我聽了心裏着實感動，想想確是無可奈何的事，也就不再夢想讀書的甜蜜了。後來蘇州××醫院招考看護練習生，我僥倖被考取了。這個好消息傳出以後，不但父母親戚友朋都很快樂，就是我個人也覺得非常欣慰。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止，我的生活一變從前苦燥、煩悶、和消極，除了難得有一兩件不滿意的事情外，大體是很好的了。而且，我最覺得快樂的，就是在休息的時候——雖然休息的時間很少——能夠稱心如意地讀書，看小說。有時偶有所思——似乎是抱着雄心——，也常動動筆，寫寫隨筆和作作小說；日記，那是天天寫的。

嚴格的說起來，我一天到晚是忙着的。有時甚至深夜也要起來輪班；在春天秋天倒沒有什麼，但在酷暑或是隆冬確實有些難受。但是我從不敢

把實感的心情表露在臉上，因為被院長或主任看見了，是最危險——當然，不是被呼喚，便是被訓斥。我進了院才一年半，而被訓斥已有二次了。此後就沒有被訓斥過，院長也忘記了。

我們醫院裏，除禮拜天外，每天早晨各醫生都在院內看門診，下午概為出診；至於急診，那是隨請隨到，無論半夜三更，都不管的了。我們看護的生活，也可以說最有規律，也可以說最無規律的。平日每日早晨六時就要起身，差不多起身後一小時內算是洗臉早餐的時候，沒有什麼工作可做。但是七點以後，工作就忙起來了。首先，就該到已經分派照料的病房內去探視一週，假使發現病人病狀有突變，應該立刻報告主任醫生，如果疏忽了些，被主任醫生察出時，那一定倒楣了，不是被叫去嚴厲訓斥，便是在薪水項下扣去十分之一。我做事還算細心，這種處罰，還沒有嘗到過。我想恐怕這倒不是扣薪水的關係，一定是一種羞恥的心理，恐被同事見笑吧。如果病人病勢並沒有什麼改變，那末該輕輕地探視病人究竟睡着還是醒着；假使仍在酣睡，該格外謹慎地向四週門、窗、櫥、桌約略檢查一番；假使病人已經醒了呢，那也無所謂，不過問他幾聲舒服不舒服，昨夜好睡不好睡，現在覺得過冷還是過暖，想吃什麼，口渴嗎氣悶嗎，諸如此類。總之，除非有害病人症狀的發展，幾乎什麼事都要問病人的。我並有進過什麼護士學校，我只是依照我的良心對付病人。差不多大多數的病人——除了少數脾氣怪僻的人外——，對我的態度都是很好的；他們——幾乎是沒有例外的——常叫我多等會兒，多談會兒。有的竟說我去看他時好像病勢輕了些，離他時病勢好像增了些。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也原諒他的苦衷；而且，他們往往說出真心話，好像把我當自家人一樣。有時他們要我講笑話，——說我講的笑話一定會使他們發笑——我就講笑話；有時他們要我唱漁光曲之類的新歌，我也就輕輕地唱給他們聽。我常聽見他們的笑聲，所以我心裏也很快樂。因為這裏住院的價格比較貴，病人大多是上等階級，而知識階級尤多，所以他們的談吐，都很文雅。我從他們談話中所得到的知識，實在很多。但是也有一部份病人，性情比較躁急，行為比較隨便，常會緊拉着我的手，盤問家事，或者和我硬談戀愛。我最覺奇怪的，就是有種人並沒有什麼疾病，也來住醫院，而且總是住頭等房間；他的病往往不是短期一天二天就治好的。後來，我就漸漸發覺他們的動

捱了。

上午探視病人的時間是七點到十點，十點以後我必須到眼科門診室和外科門診室去。因爲門診這時開始了。在眼科室內做醫砂眼時滴麻藥的工作；在外科室內則做扶持病人，攜取器具藥物的工作。工作是並不吃重，但却很麻煩。假使想偷懶的話，倒也未嘗不容易；只消請別的看護暫時照顧一下，也可往臥室內坐下看篇小說呢。好在別的看護也有叫我代伊兼顧一下的時候，所以永遠不會被主任發覺，即使發覺，也可以撒一個謊瞞過去的。因爲主任管我們非常緊，所以我們不免對他下不好的評語。譬如有時實在是病人體弱病久，而我們却偏說主任醫術不高明。我常這樣想：我們看護是高等僕役，似乎應該受醫師們的任意呼喚和訓斥的；不過他們若在職權範圍以外同樣地對待我們時，我可不答應的。這個醫院的正院長是一個美國人，所以有基督教的色彩。門診時間完時——十一時三刻——僕役們抬出大鋼琴來，然後大家（包含看護、僕役、掛號員等）拿着聖經坐下唱讚美詩。我對於宗教本來是無所謂的，信也罷不信也罷，不過現在強迫我唱那讚美詩，心裏倒覺得不大願意。

下午工作約略無定律，如果有出診方始有機會隨醫生出去；如果沒有出診，那末大部分的時候是在病室內。倘使這時想休息休息，也可到臥室內去。但是又不能明目張膽地說休息去，只能撒謊的說洗手去或配藥去。我們的膽量好像小老鼠一般，偷偷摸摸地惟恐被主任瞧見；有時眞的配藥去過到主任對面走來時，也要故意繞一個圈子躲避他。其實院裏的醫生們待我們只是釘眞些，並不算怎樣兇，大概是我們神經過敏的緣故。就這樣，一個下午消磨掉了。

晚飯後的工作比白天輕鬆得多，但是臨時發生事故當然是例外的。七點鐘以後算是最自由。談天說笑，都在這時，因爲別的時候看護們不容易聚在一處啊。好了，大家把各人一天裏遇到的有趣的事情，都講出來。有些是描摹病人發狂似的追求伊的蠢態，有的是咒詛病人的魯莽的動作。有些是牢騷的話，有些是驕傲的話。有時也常拿報紙上的消息有關於婦女問題的，加以批評：例如德國希特拉強迫婦女回到家庭去的消息傳出來，大家就痛罵希脫拉不該壓迫婦女。又如聽到俄國婦女地位日高，在社會上可以和男子並駕齊驅，就讚美社會主義。但是大家談到中國封建社會中婦女所受種種傳統的非人道的痛苦和壓迫時，那所有的表示，一定是憤慨的嘆

息的。

七點以後，大家又各到病室裏去。病人的茶飯，是僕役們服侍的，但也一定要我們去指揮他們。冬天病人比較少，我們較閒暇；夏天病人多，眞累死人了。幸虧不論冬夏，夜班都是輪流的。値班時我就往病室一一探視；不値班時就在臥室內看小說；小說是我的重要的功課，沒有一天缺課的。因此，也很認識了幾位當代的作家，我最喜歡的要算魯迅、郭沫若、丁玲、冰心諸位的作品了。十點鐘後就不敢再看下去，否則明天六點鐘一定不能起身了。

啓事

本期因爲稿擠，讀者的吶喊，暫停刊登。讀者如有意見，仍請直寄本部。

編輯部啓

末代總統（雜感）

八八

廣東「異動」已經敉平，廣西「異動」不久就可解決，於是，剩下來的問題，就只有一個總統了。

誰做總統？街頭巷尾，紛紛在猜論着。

總統應該是由我來幹的，許多人日夜在夢想着。

歐美人要想競選總統，各個政黨當時努力探求民意的指向，務必使各該本黨的政策獲得民衆的同情。譬如美國共和黨標榜禁酒，藉以討好一班不飲酒的人民；民主黨則主張弛酒禁以博「酒民」的歡心。但是在地球的這一角裏，似乎用不到這一套；誰有力量攫取這一頂總統帽的，誰就可以做總統，不必管老百姓的同意不同意，擁護不擁護。

「做了皇帝想成仙」，同胞們的「志氣」向來是很高的，兩千一百多年前的嬴政可以帶五百童男童女到蓬萊去求仙，現代的英雄們想弄一個總統做做，當然不能算他過份。所可惜者是：做末代元首的滋味，是不大可口的——明之崇禎，不必說了，就是現在在「滿洲國」當康德皇帝的那位「宣統皇帝」，也是怪悽慘的。



初上旅途（續完）

落葉

這街上的店舖，房子高高低低不同：有些商店，還沒開門，有些商店，已經有人在揩櫃台，下排門；有些店家，已經在做生意了。饅頭大餅店面前，站滿了人，我走不攏去。茶店里面，坐了人，人太衆多，我怕走上去。南貨店里，還只開了一扇排門，一個老頭子在揩地板。忽然我看見一家矮房子，店中有個女人，我就快步走了過去。

『嫂嫂，請問到長興去是朝那一邊走的？』

這位嫂嫂，短肥身材，全身黑衣褲，半小脚，黑緞鞋，白襪子，兩耳邊掛了頭髮，頭髮當中有一對十分銳利的眼睛。伊口上銜着一支吸到一半的香烟：態度很閒暇地在看來來去去的人。

我仰起頭等伊的回答。

伊並不則聲，只斜撇了我半眼，微微揚了揚眉毛。伊還是吸烟，眼還是在看街。

『嫂嫂，請問從這里到長興去，是怎樣走法的？對不住。』

碰巧一個十二三歲的瘌痢癩子走近來，他手上抓着兩根油條，三塊燒餅，兩個小尖角紙包，還有一把洋鉛壺。

『走開，讓我進去，』他看見我站在門口，對我說話。

癩子後面又來了一個人：黑面。肥胖身材。紅紅眼沿的男人。上身白衫，下身黑褲，他雙手捧着腰好像在束褲帶，脚上的藍地紅花拖鞋，拍答拍答地響着。

『有什麼事情？』他看看我，再看看我的行李發問了。

『有什麼事情？』他再問一句。

那個嫂嫂，「卜」的一聲吐去了香烟蒂頭，把眉毛揚得十分高，說：

『唔！伊問到長興去朝那里走；你看，哈哈！』伊一手指着我。

『噢，到長興去的嗎？噢，你是剛剛打輪船上上來的嗎？噢，時候還早呀。』那胖的男人說得很和氣。

『不過我想早些就去，所以請問一聲，怎樣去法？』我又提出了請求。

那男人並不答我，他對別人說話了。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里面又跑出兩個男人來了；一個駝背細腰，還有一個像病人樣的瘦削的男人，一邊對他們講話，一邊跑到里房去了。

『哈哈哈！你們看，伊是要到長興去呢！哈哈哈！朝東走朝西走，』嫂嫂對其他兩個男人說笑起來。

他們三個人開始吃起大餅油條來，那凳子只吃了一個大餅，不曾分到油條。

『到長興去，你叫船好了，大約半天多些工夫，就好到的，』兩個男人一邊吃大餅，一邊告訴我。

『要多少錢呢，大約？』我趕快問：

『小鬼，快給老板去買一碗熱藕粥，再叫一碗魚麵！』嫂嫂的聲音叫得很響，我的問話被蓋沒了，沒人聽得。

『哼！叫船到長興去！沒有兩隻羊，只好眼睛翻翻！』嫂嫂終于對我說話了。『哼！叫船！沒有兩隻羊，只好翻翻眼睛！』

我站立得像木頭一樣。

那個肥胖的男人走出來，說：『你暫在此地坐一會吧，等會有船時，我們通知你。』他又揮一揮手對一個夥計說：

『阿三叔叔伊把包袱拖過來。』

我小心地坐在門角邊的矮板凳上，心里有些想不通：羊，在我們家鄉近邊是很多的。我們看見過的那大樟樹下孫婆婆的烏羊，毛是捲捲的，角是彎彎的。還有在大池邊山脚下，崇弟弟他們管看的一大羣白白的羊，毛是直的，角是很小的。淡紅色的嘴巴，啃咬綠綠的青草。叫起來就很像我們小時候叫娘一樣：「媽媽」！不知道這位嫂嫂所說的羊是像孫婆婆家的大烏羊，還是崇弟弟他們的白小羊呢？兩只羊，想來一定是說船價要兩只羊的買價的意思吧。羊價每隻多少，我並不知道。不過到年夜鄉下人家買一只公雞，大約也要七角六角。羊比雞大得多，如果四隻雞換一匹羊，那末兩只羊的代價，就是將近五塊了。啊，！這還了得

我在外衣邊摸摸襯衫左角的口袋。啊，不是頂硬硬的了。是的，不差，現在袋中只有兩角小洋，四個銅元了。我想起兩隻羊的話，急得頭眩眼花。喔！心中一陣惡心，想嘔了。我連忙伸出頭去，吐在門外。吐出來的都是有些酸苦味的黃水。不過人倒反而覺得適意一點。

羊，是呀，我繼續想下去。羊，羊在教科書上也讀到過的。說是有綿羊山羊兩種。羊毛可以織呢，或者做毯子。羊骨可以做牙刷等東西。這位

嫂嫂所說的，到底是綿羊呢，還是山羊呢？這件事一定得記牢，到了長興，去問每匹羊的價錢。如果沒有人曉得，我要寫信回去，去問父親。想定當了，我就掉過頭去看。

老板在小板台上吃粥。前面放了兩個攤開的紙包。嫂嫂一脚蹺起在籐椅上，半坐半躺的吃麵，麵上有一大塊燻魚。還有三個人，已經曲了背在做衣服了。

他們是裁縫司務；我們家鄉的裁縫司務是跑到人家去做，而且吃東家的飯的，不開店。

嫂嫂還要吃麵。伊細細地咬着燻魚。魚味飛到我的鼻孔里。阿，香極了！

『咕咕咕！咕咕咕！』肚皮叫得很響亮。我怕人聽見，不大好，把右手撳住肚部。

面朝向街上，還是看看來來去去的過路人吧。

遠遠望去河中烏黑篷船很多。有些大船沒有篷，船上滿載着米袋，麥粉袋，木柴，還有很大的一袋袋的，大約是棉花袋。不知是載到什麼地方去的。河的大濶上面，還有兩隻大輪船。可是方才載我來的一隻，已經看不見了。岸上的人此時已少了一些。

嫂嫂已經買了小菜回來；很長的一條綠蒲子，兩尖臥在菜籃外邊。當中給一堆雪白的荳腐遮蓋着。伊什麼時候出去，我不曾看見。

『小會吉各，小會吉各，小小鞋子……咿啞咿，……小小鞋子，……咿啞咿……，』老板走了，夥計們在唱山歌。可是我聽不懂。

『到長興的快船，至早要到下午兩點鐘。你去過長興沒有？頭一次，是不是？』老板拖了綉花鞋，從外面走回來，很和氣地來問我。他一邊擦擦紅眼沿，一邊吸香烟。

『是的不曾去過，搭快船到長興要多少錢』

『搭快船要不了多少錢，怕是兩三角吧。唄，阿三，是兩角還是三角？』

『兩角錢；對的。』

『好！你等着吧，他們要打銅鑼的，我們通知你就是。』老板說着又跑到門外去了。

阿！到長興去只要兩角錢，而且下午兩點鐘就有快船。那末四五點鐘就可以到了。阿！銀錢也够了！——不，還多四個銅板呢。『噓！』我透了一口長氣，非常適意，身上的熱度也低了下去，眼睛也亮了起來，頭也不很眩昏了。

『嘡嘡嘡！』『呀，快船來了！』我跳起來喊。『我要去了！』左手提起箱子，右手努力拖被包。

『唉！這不是到長興去的船；這是到別地方去的快船呀。』夥計們笑着止住我。

『噠噠噠！』又是一隻大篷船；我又心跳着站起來想走；他們又笑了說不是。

『噠噠噠！噠噠噠！』大篷船三隻四隻接連的來，連接的打銅鑼。他們告訴我，凡是經過的快船，到此地，都要打鑼的，因爲此地是大碼頭。

忽然來了一位客人，短衫褲，赤脚，是老板的親戚。在吃飯台上，他告訴老板說，他今天要搭船回到長興去。

『啊，那好極了！』我幾乎叫了起來。我的寒熱立刻完全退光了。

『噢，你的事情都辦完了嗎？噢，他們倒一點不留難對方嗎？』老板說了下去。

『你看那個女人也到你們長興去的呢，哈！』嫂嫂且說且指。客人轉過頭來看我。

『女客人，你到長興什麽地方去的？我是長興人呢，我們一同走，有照應。你到長興看親眷去？還是……』這位像種田人樣的客人盤問我。

『不是去看親友；是到N校教書去的。N校是在長興城里的嗎？』

『喔，是教書先生！是N校的教書先生！好極了，我的家，就住在N校，校長先生公館相近。校長丁太太，伊的先生丁老爺滿和氣的；看得起窮人。丁太太還叫我的女兒去唸書。興的，現在我有兩個親眷的女兒都在N校唸書呢。等到船到了長興，我來陪女先生到丁老爺公館去。女先生你行李有幾件？我替你背就是了。』

聽了這翻話，老板、嫂嫂、夥計、連囡子，一齊圍了攏來，看我。他們面上個個顯得很高興的樣子。

但是我更加比他們高興。心事，啊，完全放下了。

『唔，你說的丁老爺，是不是就是你前次說的，那位很有錢的科長老爺嗎？』嫂嫂問。

『對了，就是他。他不但有錢，而且生得神氣，而且做人眞眞和氣，看得起窮人！啊，眞是個活菩薩！』那長興人說得手舞足蹈起來。

『他的老婆怎樣？』嫂嫂一直問下去。

『丁太太，好極了；同丁老爺一樣的好。伊是外碼頭討來的，面孔就像活觀音；讀洋文，能夠做體操，還會唱歌。』

我聽得很出神。他們談着跑開了。

『噠噠噠！』我不再心跳了，也再不跳起來。

『咕咕咕！咕咕咕！』肚皮不對

了。我輕輕地站起來，走到門外邊去看，有些什麼可買來吃的沒有，（船票只要二角，那我還多下銅元四枚呢。）走過去兩三步，有一攤刺菱攤。『阿要買一點？』攤子上的老女人和氣地問我。我立刻把四個銅元都買完了。伊給我一塊報紙放菱，報紙只有豈腐干那末大小。我問伊能不能給我一張大一點的，包包，伊說沒有。

菱很不少，我用雙手捧了回來，放在板凳上，開始大吃起來。菱是方才出鍋的，還是很熱，如果沒有刺，我要把來一口吞下去！

『嘡嘡嘡！』我並不站起來，也不心跳，我吃我的菱。

『快呀快！女客人快預備動身，長興快船到了！』那客人叫了起來。他奔過來拿我的被包，背在肩上；右肩下又夾了他自己的一個花布大包，左手來接我的小箱子。

我慌亂了，怎麼辦？菱、菱、菱！一半滾到地板上去了。我想包好它，啊，紙太小，只好雙手緊緊來抓了兩把。抓不多，刺痛的，去抓抓地上的菱，倒反連拳頭里的一齊落到地上去了。

老板同嫂嫂一起送我們下了船。船中客人並不多，我的同伴把我的被包放在船頭上，叫我就坐在包上面，再把箱子放在包一邊。我聽他的吩咐，

右手掌內的菱下船時丟了，因為要蜷住蓬，才跳得下。現在只有左手一些菱了。我旋轉身子，面向河中，自顧自吃菱。

『丁先生丁師母都很和氣，這是多麼好呀！』我一邊吃菱，一邊想。

『拿出船錢來呀，客人！』一個人叫喊過來。

我趕快放下菱，摸出了惟一的銀錢來遞給他。

『哼，要大洋的！誰告訴你到長興去是兩角小洋！』全船卅多人一齊笑了，因為他說得好像唱戲的樣子。

『唔，本來從這里到長興，快船，是三角的呀。現在因為快船多了兩只，大家搶生意，所以便宜了搭客。那知便宜得還想便宜了，』一位乘客這樣批評着。

『快點，我們沒有工夫呀！貼大洋水，』船夫咆哮着；他被人笑惱了。

『什麼事，老大？什麼事？』我的同伴打後艙伸過頭來問。

大家說為了大洋小洋。『喔！我這里有錢，喔，我來代付吧。女先生，你到了丁老爺家里再好還我的。』他代我全數付清。

付過錢，船中慢慢靜了下去：有些人在看水，有些人在吸烟。只有一

位老太太和一位青年的女人在講話。

我把小洋放回了衣袋，吃多下來的錢。

船中變得更靜了。大家都合上眼假睡。

只有黑黑的船，滑在碧清的流水上面，唱出嘩嘩的歌聲。河變得更濶了，在那茫茫無涯的清波上，飄浮着好幾隻小漁船。綠水青天無窮無盡，船經過遠遠望見青青的田野——是晚秧田。船也經過金黄的田野——是早稻田。船經過遼濶的原野，原野上有竹林、有松林，有古墳，有新墳。船經過村莊鎮市，終于到了一個大石埠頭。

『嘡嘡嘡！』船夫跳到岸上去打銅鑼。

下來一共十七個客人。船已經坐滿了，還有兩個客人站着向船夫要坐位。船夫走過來叫先前那兩個女客，和剛下船的三個女客人坐在一起。叫伊們坐緊些，再把那個老婆婆的庇股一推，就叫一個女客人坐下去。『喂，請大家庇股抬一抬。』

『嘡嘡嘡！』過了一刻，船又到了一個小鎮。船夫又跳上去招呼客人。

『沒有坐位了！』船中的客人大家叫了起來。『喔，看哪，一個抱孩子的女人，小脚，一搖一搖，已經走下來了。』客人們有些吃緊的樣子。

伊站在石階上，左手提了一個包，包上有紅條子黑字的一個南貨包。右手抱了一個約模半周歲的小孩。船夫接了小孩；女人跨進船內。啊，沒有伊的立脚地方！伊搖擺了一陣。

『哪，這里來！女客人你的庇股鬆一鬆就夠了，』他把小孩遞給女人，用力拖我的被包。

那女人就搭的挨坐在我的後面。我們一同坐在被包上，每人坐着半個庇股。孩子哭了，伊喂奶。

船正要撑開，又有兩個客人奔到岸邊來喊搭船。

『現在一定不可再收客人了！』船內大家嚴重地反抗。

『唉，這里實在沒有縫絲了！』一位被擠在角落里的老公公搖搖手對岸上兩位客人說。

『是呀，船舷已經同河水一樣平了。再添一個人，立刻要進水的。大家有危險呀！』大家高聲央求。

石階上一位年老客人，抓了抓頭皮，看了看滿船搭客搖手的形勢，背着收賬藍布褡袋，回身一步步到岸上去了。

另外的一位客人，是雙料人物。他「塊頭」非常之大，一手提了籐箱，一手攀住船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脚踏上船來。

滿船的人急的亂搖着手。

『咚！』大塊頭早已跳了下來。他並不介意別人的咒罵！

『唷唷唷！天爺呀！唉，你的大脚，踏痛我的小脚了！』那位被擠坐在當中的老婆婆，捧起小脚，連忙按摩。

船身一斜，水真的潑了進來，但是並不多，船舷與水成了天平，大家十分擔心，怕翻身落水。

我心上更加憂急。如果真的溺死了，母親一定要哭壞的，還有小妹妹。啊，怎麼好呢！

大塊頭在老婆婆身旁擠下了，半個屁股其實是坐在左邊的孩子腿上的。他在喘了一回氣之後，就吸起香烟來，眼睛望着青天，非常舒服。

船行得很平穩，顯然的船夫是在刻刻留心。過了一回。大家看看平安無事，放了心，談起天來了。

我和背後的那個鄉人也談了起來。伊是十分和氣，叫我坐進一些。伊把孩子放在膝頭上，換了尿布，扭好了衣服。孩子睡着在伊懷中。伊告訴我：伊是廿二歲。我說我比伊小五歲。伊說我生得矮小，看起來像十五歲。伊問我有否到過長興，爲什麼也是一個人獨行？到長興去做些什麼事？從我家里到此地是如何走法？

後來伊告訴我：伊姓皋甫，名叫玉珍娘，家是在長興的，未出嫁以前，也在N女校讀過一年半書的，前年春天方才出嫁。今年二月里生了小孩，不過是個丁頭。伊說了，似乎很有些感慨。伊又告訴我伊家中的一切。

我們正談得起勁，忽然聽得船夫叫喊：『快要到埠了，客人把行李各自當心！』

我立刻跳了起來，探出了半個身子，到篷外邊一望。啊！太陽已經落在水面上了，只留得大半個笑面！水是滿江通紅，天上是滿天玫瑰！水旁天邊，太陽正照着一個古城牆。啊，不是灰磚的，是金光閃閃的城牆！小樹大樹，綠草紅果，散散地，疏疏地掩蓋着，也都披上璀璨的光芒！

啊，宇宙是充滿了紅光！宇宙是充滿了希望！

啊，我是到了長興了呀！

× × ×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五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社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祕書處編譯股接洽

進私貨（三幕劇）

浮塵

第一幕

登場人物

王先生　四十多歲　堆棧主人
老江北　五十多歲　棧司
李阿大　三十多歲　另一棧司
其他棧司老的少的　十三人
趙世芳　十五六歲　練習生
洪濤　廿一二歲　練習生
其他練習生　二十歲左右　十多人
金保卿　三十多歲　小職員
其他年齡不一低級職員　二十多人

時間　廿五年七月

地點　中國南方某大都會

這大都會裏有一條頂體面的馬路，在這體面馬路的中心，有一座聳立雲霄，堂皇煥發的大建築，寫着金碧輝煌某某大公司字樣的招牌，掩映在千紅萬紫彩霞般的大減價旗幟中間，落日的光輝，照映着九層、八層、七層、六層、五層、四層，甚而至于照映到地下層的小窗洞的灰暗的玻璃板上。海洋上的季候風陣陣吹過來，彩旗飛翻着。這大廈上各層窗門上的夕陽，燦燦然放射出火紅似的強光。這是象徵血腥，象徵流血大時代的蒞臨。

各層大廈中滿儲着眩目的貨物，這且不去管他，我們的眼光起先落在地下層裏面，這裏是公司的第一堆棧，地基很大，一間、二間、……八間，每間有一扇巨大的板門可通。室中堆積得滿山滿谷，布袋呀、麻袋呀、大木箱呀、紙盒呀、洋鐵皮箱呀，各色不同的貨物，裝在不同的包扎內。外面貼着洋文的製造廠的名目牌號，有的非常清楚的印着Made in Japan，有的因爲在碼頭上時被泥漿濺污了，只看到糊塗的M和J之類，其中有好些已經開了箱的貨品，正在鑽出頭來對着太陽光發笑，好像自從太陽旗保護了它們渡過海以來，覺得無限勝利似的；但是在老江北看來，這些貨物的笑似乎是在譏嘲他，譏笑他那樣不知

愛國。

老江北　唬！（挺起佩駝下去的腰來似罵又似嘆息地吽了一聲，接着嗶啷一聲，他把手上的老虎排摔到水門汀上。）

李阿大　喂！他們來了嗎？喂！（滿頭大汗從外面衝進來）老頭，你發昏了！我們不是要去請求經理先生把它退回的嗎？你幹嗎要開它呢？

老江北　那是情願開？我氣得要死。剛在貨棧王先生來說上頭有命，馬上要把這三十箱開好。就趕在今天晚上，把招牌紙統統換上國貨的。他上去候命令去了。

（嘟……！）

李阿大　呵！他們來了。

（一輛大卡車滿裝着貨品，上面披着大塊褐黃色的油布，看來好像一頭碩大無比的黃牛，伏下來在堆棧門口，不動了。卡車上七八個身長力壯的藍短衫棧司，強活而雄健地跳下來。）

李阿大　眞不得了，眞……（迎了出來，吃驚地望着一大車私貨。）

棧司　他媽的，熱死人了，他媽的！

又一棧司　有水嗎？啊！渴死了！呀！老頭，你有水嗎？

（這時，忽然走進來十多個練習生，趙世芳、洪濤立在最前頭，手上抓着各式各樣的五彩招貼。）

趙世芳　快！這是個機會。不然他們怎肯放我們到堆棧來呢。現在正是個好機會，快點開會討論。

洪濤　對了，所以我剛才借去拿漿糊的因頭，偸偸對俞先生說過了，叫他去通知先生們同來。

練習生　（憤然對棧司）啊！你們不是說不運了嗎！怎麼又裝了滿滿的一車子呀！

俞保卿　（突然上台，後面跟了二十多個職員）不要鬧，輕聲些！我們人多了，說話聲音響，怕上頭會聽見。（隨手帶上了門）

職員們　對了，不差，我們不要漏風聲；快些先開會。

一職員　還有棧司們呢？伊們怎麼走得這樣慢！

另一職員　誰說慢！伊們不比我們，我們一個一個溜出來不惹眼。說不定伊們還逃不出來呢。

俞保卿　（走到門前一看，怕有人進來）不要空花時間，怕上頭有人來看看招貼換得怎樣了，那我們就商量不成了。大家快快發表意見，今天幸氣好，到得人很多。

趙世芳　我們派代表好：棧司務、練習生、先生，各派一人，人太多了，反而不便說話，像昨天就毫無秩序。

職員甲　我說密司們也要派一個同去，伊們說起來便當一些。

金保卿　我先來說挺好的幾條意見給大家聽聽。

職員乙　不行不行，你的意見早已都被進貨部長駁倒了。他要辦你呢；當心，保卿！

洪濤　現在要緊的是怎樣阻止還沒有運來的貨色。

李阿大　要是再運，就是烏龜王八蛋發的。

其他棧司　誰說我們願意去運的，就是猪玀。（怒氣沖沖）

金保卿　（舉手在空中作勢）兄弟們，你們不怕上頭聽見嗎？靜靜！

老江北　唬！好好的聽先生們的辦法。

職員甲　你們應當先簽名，贊成昨天議決條呈的都簽名。

職員乙　決定從明天起，棧司罷工，不運私貨，同人們不賣私貨，看他們進了私貨有什麼用！

職員丙　我們應該向總經理同去報告進貨部長橫不講理！

職員丁　對啊！經理先生想必明白點，不見得也是冷血奴隸！

職員戊　不願做奴隸的人就不當進私貨、用私貨的！（忽然有人砰砰的打門，並嚷着：開門！大熱天氣爲什麼關上門呀？）

練習生甲　聽！有人來了！是堆棧主任回來了吧。

金保卿　我出去看看；你們只管討論。

王先生　好！你們又在開會了！反了！造反了！（大家面面相覷）

——幕下——

第二幕

登場人物

李月娥　二十來歲　某大公司女職員

魏俠士　四十多歲　某大公司總經理

熊關華　二十多歲　某大公司女職員

房東太太

前樓嫂嫂

後樓嬸嬸

幕起時李月娥剛從公司散工回到自己的家中——一間極小的亭子間，門朝南開着，門外樓梯邊有半鉛桶水，旁邊有一個小竹籃，籃中有幾顆青菜。房內一張小鐵床，壁上掛一件黑披肩。電燈上照着一張淺藍綢紙，顯出一片幽

俏的燈光。李女士身上穿了件白地紅花的喬其紗短袖旗袍，足上穿一雙白皮高跟鞋，不燙髮，薄施脂粉，眼珠烏亮動人。伊從床底下拖出一個燈煤壺來，放在桌上，點了火，方才開門想去提進那半桶水來，忽然直頭碰着一個男子。

李月娥　哦！……

魏俠士　哈囉，密司李！你想不到吧，哈哈哈哈！我來問問你，我迷路了。我想去看一個朋友，走差了路了。

李月娥　(驚訝後退)哦！是魏先生嗎？

魏俠士　我要進來坐一會，有話對你講。你是一個人在這裏嗎？

李月娥　不，但是——魏先生，我——我這裏地方太小。魏先生不是——說要我領路嗎——你的車子……

魏俠士　(一脚跨進房門，東張西望)不要客氣；這裏很好的——這是你的床，呵！很清潔。

李月娥　(窘極)我送你去。魏先生，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取下壁上掛着的黑紗小披肩，預備往外走。)

魏俠士　請坐下來談談。喂，密司李，你的英文真不差！喂，你知道公司裏的消息嗎？我希望你不要參加，這是無聊的舉動；你懂得嗎？

李月娥　那末魏先生是爲了這件事情來這裏的嗎？

魏俠士　那倒隨便。總之，無論什麼人參加，你還是站開點；不要受人利用；這是反動份子的舉動！我因爲看得起你，所以給你一個暗示；你明白我的好意嗎？公司決不寬恕這種搗亂行爲的！李，你應當謝謝我呢。

李月娥　謝謝魏先生。不過，他們也並不是搗亂；只是請求公司不要進私貨罷了。這樣大的公司爲什麼要進私貨呢？大家覺得良心過不去，所以一再請求的。我，也不是受利用。

魏俠士　現在不用談這個了；我們不是對你們說得清清楚楚了嗎？國家自國家，商人自商人，愛國愛上天，天上也沒有飯落下來的。你看你進店不到三個月，我已經加了你兩次薪，這是爲什麼；你懂得嗎？你莫辜負我的好意——你知道明天——

李月娥　什麼？明天什麼？

魏俠士　我說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爲什麼你一次兩次加薪？

李月娥　我明白；這是因爲我按本分做事。人事部長對我

說過總經理當了他的面也獎讚我過。我真要謝謝你！

魏俠士　哈哈哈哈！不要客氣；只要你知道就好了。我想不久我要調你到經理室當書記，這樣過一時，就可以把張老頭子降作書記，由你昇任祕書。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機會天天談心了。來！讓我們握握手，做個朋友。薪水多了，你就不用住這樣小鳥籠似的亭子間了。（突然把門帶上，挨到李月娥身邊。）你不喜歡我嗎——我愛你！

李月娥　哦——總經理，請你尊重些彼此的人格。我是一個小職員，你是高高在上的總經理，說話有分寸點！

魏俠士　你年輕知識淺、又新從外埠來；現在別人怕求之不得呢。我老實告訴你，我要你退出他們的一黨，安分守己的做事，由我一步步提拔你，即使你不願意留在公司裏，要諭大學，或者組織小家庭，都可以。總之，你這張標緻的面孔，是很有希望的；你切莫自己糟塌。你考慮一下，明天早上趕快退出；要不然——

李月娥　要不然；就被開除嗎？我並不怕！

魏俠士　哈哈哈哈！（眼光轉到小桌上）喔！你在寫情書；紛紅信紙——好妹妹，你的情人也是大公司的威權者嗎？（跟上一步）別忙，給我一個——（李月娥急急拔開門閂，一脚跳出門外，把半桶水跌翻，鉛桶就直滾下樓去。）

房東太太　（出來站在樓梯脚邊）什麼事情？唉！砰砰碰碰，嚇死人了！

前樓嫂嫂　（在幕後）當心呀，亭子間妹妹！你跌下去了嗎？皮鞋太高了吧？

後樓嬸嬸　（跑到門口）呵！亭子間裏妹妹，你怎麼了？

（衆人嘈雜聲中，熊闊華忽然從外面回來，手上夾了一大卷印刷品，一個白色手提包。）

熊闊華　什麼事呀，李？飯燒好了嗎？你乏了，提不動水，是不是？（上樓）哦！哦！——總——經理！

魏俠士　哈哈，密司熊！你也住在這裏嗎？你們這裏真太小了，兩個人住，不衛生的，一點不合衛生的。我想同人在外邊，也應當遵守新生活運動才好。你看這個火油爐上的煤烟把牆壁統薰黑了。

熊闊華　（笑）那末總經理是來監督我們實行新生活運動的嗎？

魏俠士　是啊！我主張凡是人，就個個應當遵守政府的命令，實行三化生活。你看政府裏的人都能夠身體力行的。譬如現在天氣有些熱了，他們都上廬山、莫干山、青島去避暑了。這是對的；人生是很短的，活着就應當活個痛哭流涕，寫意寫意！

熊閣華　總經理，你的意思是說痛快淋漓吧！

魏俠士　哈哈，我忘了。我還有要事。明天見，諸司李；你不要忘記我的話，明天早上就去。（拿了手杖外套下去，李熊二人同送下。）

——幕下——

第三幕

登場人物

包立三　某大公司進貨部長

許幸甫　某大公司人事部長

黃琪庭　某大公司協理

羅玉麟　某大公司董事長

魏俠士

李月娥

熊閣華

李阿大

老江北

趙世芳

洪　濤

金保卿

其他男女小職員練習生及棧司共五十多人

外國三道頭　二人

外國巡捕　五人

中國偵探　四人

中國巡捕　二人

其他職員百餘人

時間　廿五年七月某日深更

地點　某大公司五層樓會議室

幕起時一間巨大的房間，電光照耀四壁，壁上懸掛着全體照片，黨國旗懸在東北牆上。房中一張大菜桌，東西橫列着。北首向南正中，坐着紅光滿面、肥頭大耳的羅玉麟，他的右手是黃琪庭，一個鐵青面皮的瘦子，左手是魏俠士；包立卿、許幸甫，坐在左邊橫頭，右邊橫頭坐着二位外國三道頭；偵探巡捕等，站立在外國三道頭背後。職員們遠遠地站在離大菜桌很遠的角隅、擠在一塊，他們互相用懷疑的眼光望着。忽然一個中國巡捕把門關上，而且

上了鎖。

羅玉麟　現在公司中整頓不良份子，鼓吹罷工的反動份子。（打開桌上一本簿子）這裏有你們的名單，你們不用推諉。

包立三　他們干涉我的權限，嚕哩嚕囌；什麽私貨私貨，請願不了；這簡直是搗亂！

魏俠士　公司的行政絕對不許任何人干涉。你們是什麽東西，小小幾個職工，敢斗胆同公司作難，放着大批的進貨不去裝載，堆棧的貨物不整理，換牌號。現在公司不要你們了；但事情沒有這麽便當，在這個秩序井然的租界上，是不容許有共產黨的。現在你們從實招來，誰是發起人，是搗亂的魁首；捕房要帶去問話。

全體職工　我們大家都是發起人；我們沒有魁首！

三道頭甲　（站起來，一手把着藏手槍的皮袋）不要怕，老實說出來，免得吃生活。

（其餘中外巡捕，一齊向前，拔出手鎗，鎗口準對着角隅的職工。）

金保卿　（跑前兩步）大先生們，我們不是亂黨，也並不是故意搗亂。我們勸勸你們不要進私貨，是憑着良心說話。現在東洋人快要將我們國家整個吞滅了，我們還能買他們的東西嗎？私貨摧殘了民族經濟，吸盡我們國家的財源；大家還能進私貨嗎？

許幸甫　噢！那你就是頭腦。快！快給綁起來！

熊國華　（搶上幾步走到桌前）請慢——啊！請慢一點。中國是大家的中國，既然我們同先生們都是中國人，當然應該個個人有愛國心腸。我們為了國家，所以才來奉勸你們，為什麽就此成了罪名呢？難道愛國可以成為罪名的嗎？

老江北　啊啊，先生，許先生、羅先生、魏先生，讓我老頭說句話。這次開會請求公司，是大家的意思，不關金保卿一個人的事。我老頭雖則年紀老了；但是看到一批一批東洋私貨運來，我也氣得發抖，吃不下飯了。平日只看到東洋人拳打脚踢的對付我們中國小工，他們的兵車，耀武揚威的在我們國內亂開。這是中國的地方呀。他們强盜一樣的搶搶奪奪，我們再沒有志氣，去進私貨，是應該的嗎？我老頭忠忠心心的吃這碗飯，快要廿年了，現在實在為了看不過去，公司進私貨實

在太多了。我用老虎鉗子開箱子，箱子一開，就好像被紅紅的太陽旗在那裏笑，笑我的老混蛋，老畜牲，沒有志氣！

李阿大　先生們，我們的請求是正當的。看看東洋赤老奪東三省，奪上海，又要搶華北了。我們全中國要被它吞滅了。你們難道不是中國人嗎？你們情願做亡國奴嗎？我李阿大雖則目不識丁，雖則只吃了早飯沒夜飯，我是不願意做亡國奴的。我們勸你們不要進私貨，不是很正當的嗎？

洪　濤　董事先生、經理先生，我們登了卡車到洋行裏去點收貨件，想到日本毒辣的侵略，我們一看見當前洋商的偷裝，我們就感覺到良心的責備；我們覺得自己不像是個人，我們好比一個不知羞恥的四脚走獸了。所以我們請求先生們不要再進私貨，棧司務議決不載，同人等不買，這是我們的良心叫我們做的。

黃琪庭　反了！反了！反了！共產黨亂黨！反動份子！捉起來，綁起來！（探捕一擁而上，把閃亮的鎗口逼近說話人的胸膛。兩個外國三道頭敏捷地從長桌下拖出一大把閃閃發光的鋼鐵手拷來，把發言的幾個人全銬上了。此時，西邊的一扇小門忽然打開，裏面很黑暗。捕探就將五六個人推了進去。）

（「打倒進私貨的漢奸！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聲音從西邊小門內出，漸漸遠去。）

其餘職工　（憤然大喊）他們不是亂黨！他們——

魏俠士　（站起來，舉手在空中排命作勢）現在諸位聽我說——靜靜！靜聽我說——公司中只要辦搗亂的領頭；你們是被他們利用的——靜靜！聽我說話。你們要曉得做生意是做生意，並不分國界的，有時候交戰國還可以有特種貿易往來的。現在公司中進了私貨，利息可以厚些。當然，公司穩固了，就是大家的好處。其次，你們看政府步步退讓，為的是要睦鄰；現在所以大報上東洋貨的廣告一天多一天，東洋貨的銷路自然跟着一天發達一天。我們進大批私貨，正是個大好的機會。可憐你們知識淺近；管不到國家的事，何用你們瞎管？你們只要有飯吃有錢用就完了。你們看看馬路上餓死的人要多少呢。所以現在公司有一個辦法，兩條條件，就是為了體恤你們這班被人利用的無知

無識的下等人。我担保叫你們寫一張悔過自新書，你們只要簽字或者扔一個手印就好了——現在我來讀給你們聽，『第一條、以後決不再敢勸公司不進私貨；第二條、絕對保守本公司進私貨的消息以及今天晚上的事情。

衆職工　我們不簽悔過書！我們要奮鬥到底！

魏俠士　不忙不忙。（指一練習生）來，你先來！

魏俠士　（笑）好！那末女職員先來！來呀！密司李；你是明白人，你知道簽了字就什麽都好了。來！

羅玉麟　要不然，公司決不寬待任何人的。（拍桌子）

偵探甲　女職員！女職員先上來！

（五分鐘過去了，沒有一個女職員走動一步。）

偵探乙　好，那末棧房司務先上來。

（又是五分鐘過去了，棧司務也不動。）

包立三　學生子職員們，應該總比不讀書的老司務有見識點，現在世界吃飯多難，何況你們都有家小，不比女職員負擔輕；你們應當明白自己的利益呀。

（全起立，要動手的樣子）不簽字，到行裏去！

三道頭　（跑到女職員一角，揮手。）再限五分鐘；過了時間就老實不客氣了。喂！女職員，你們真犯不着受人利用；女人是吃不起苦頭的，到巡捕房去，哼！你們有好處嗎？

黄琪庭

女職員　不，我們沒有犯罪過，我們沒有悔過的必要。

魏俠士　密司李，你領頭吧。你簽了，大家也就簽了；簽個字是無所謂的。你得聽備協理先生的話嗎？巡捕傳去問話，不是玩的呢！

李月娥　但是我不怕！

魏俠士　好！那末沒有一個人願意簽過悔書嗎？啊！你們全是亂黨，反動份子！快捉起來，綁起來！快！叫你們曉得利害！

（中西探捕蜂擁上前捕職工，衆人反抗着，不顧受縛，把桌子、椅子、橱、花瓶、鏡框、以及室中其他的東西一概打翻，全房鬧得天翻地覆。左邊的小門大開了，他們把暗室中的上了手拷的五人拖出來，共同奮鬥。輸首的大門也開了，外面衝進來全公司的低級職員餘百人。）

大家喊　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

打倒進私貨的奸商！

打倒奴隸的漢奸！

大家起來拒絕私貨！

大家起來打退敵人！

我們要奪回東北！

我們要殺盡奴隸漢奸！

（此時外面突然警笛狂吹，濃烟自門窗噴入，人聲嘈雜中嚷着：呀啊，不好了！不好了！某大公司的堆棧失火了！）

——幕下——（完）

無辜的犧牲者

悠光

秋風習習的黃昏，田裏的稻子，一片黃金似的，隨着微風，起了微微的金光奪目的浪頭。W村今年充滿了喜悅和希望：農人們笑迷了眼睛，青年們雀躍似的，各自忙着他們的豐收。

杏姑是W村中最幸福的一個。伊美麗、沉靜，自幼受着雙親的嬌養，婆家又是一向擁有幾百畝田產的世家，全村中誰不羡慕着伊的幸福？

碧青的天空，萬里無雲，曲折的小溪旁，正蹲着一個十六七歲可愛的少女。那就是杏姑。伊痴望着水底，隨手洗着衣服，弄得水花四濺。伊的含笑的臉上，今天卻起了一種變化；閃爍有光的眼裏，充滿了希望之光，伊的思想和着潺潺的流水，一般地，不停地飄流着。嫁期是一天一天地近了，伊恐怖着這未來，但又痴想着將要降臨的甜蜜幸福的生活。伊同一般少女一樣地，在懷着好奇心，等待着那神秘的將來。落日照着伊歸家的路，幸福的前途，在伊面前閃耀着。

× × ×

風雨交加的晚上，杏姑忍着連日的興奮與勞苦，疲倦地躺在床上；這兩天伊整天地忙着趕做新服，的確太辛苦了。屋內靜悄悄地，祇有雨點一滴一滴地敲着窗子。伊幻想着，幻想着，甜蜜的微笑，掛在伊的唇邊。突然，雨聲中送來了幾聲低歎，接着隔房的一陣低語。

「聽說這病很不輕呢！每晚總燒得兩頰緋紅的，咳嗽也沒有好。」

「我想不至于這樣吧？王大媽是從他家來的。伊不會說謊的。只要將杏兒娶過去，沖一沖喜就好了；你不要多愁。」

「唉！有什麽法子想呢！終究是他家的人呵！也祇有看杏兒的命吧！」

又是一聲長歎，接着是伊父親一陣喘咳。

雨仍舊不斷的敲着窗子，可是一層悲哀的薄膜，罩上了杏姑的心頭。桌子上油燈跳了幾跳，屋中更暗了些。一些黑的憧影，魔鬼似的在屋角裏跳了出來。杏姑的心情隨着燈光在移動，漸漸地黑暗模糊起來。然而過後希望之手，終于握住了伊整個的心：伊深信「沖喜」對病人是一種藥。光明又在伊面前展佈開來。伊默禱着神靈，降福于伊們的前途，保祐伊生命所繫的丈夫的健康，幸福之神在向伊

微笑，黃色的夢又活動起來。

× × ×

希望了好久的日子，也就是伊命運最後被裁判的日子，終於到了。伊被許多生人擁進一間草草舖陳的屋裏的時候，伊偷偷地用着羞澀的眼睛看了。破舊的床上，躺着一張慘白的臉，兩顎陷下兩個深坑，一對失神無光的眼睛，瘦削的臉上，佈滿了痛苦的皺紋。杏姑整個身體像陷下在冰窖似的，一種莫名的凄苦，充滿了伊的心，淚潮似的湧出來，伊的夢境，伊的幸福，伊的希望，一切的幻想，隨着將落的斜陽，慢慢地消沉下去。

一盞半明半暗的燈，一個將死垂危慘白的臉，屋內是藥氣、黑暗、陰冷。這就是伊所久矣幻想的新婚之夜？伊孤獨地蜷伏在屋角裏，聽着這陌生人的苦痛的呻吟，伊的心不由的戰慄了。伊恐怖着這黑夜，怨恨着伊的命運，伊開始嘗着人生的滋味了。床上一陣很艱難的咳嗽，又是一陣氣喘。伊用着恐懼含淚的看看他，眼珠中射出了無限的同情。

房裏靜得像死屋一般，伊的淚珠無聲地掛在伊的眼角。一隻枯黃僅存皮包骨的手，很費力地向伊抬了抬，一種哀憐的眼光，正逼視了伊。最後，低微斷續的聲音，衝破了屋內的沉寂。

「我早知道今日，又何必——害了——你，這——全是爸爸媽媽的——主意，要把你——娶了來。——現在，——我——不中用了；——只是——苦了你！——害——了——你——你……」

一陣痙攣後，疾喘的聲音，漸漸消失了，失神無光的眼睛，慢慢地闔了起來；苦痛呻吟的聲音，消滅了在這屋子裏。

杏姑抖顫成一團，木鷄似的痴立在床畔，惊駭的眼，對着這僵硬的屍體，夢也似的失去了一切的知覺。

× × ×

假童男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哀情小說，描寫一個假童男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圖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彩，令人百讀不倦

勃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總代售　作者書社（上海四馬路）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

▼注意　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寄費一成）▲

大出喪（詩）

長庚

一個顯赫的大出喪，
看的人衆如瘋似狂：
有的羨慕，
有的讚美，
有的看發了呆，
都一致表示着喜歡——
那知道出喪人們的感慨？
挨着次序：
第一是飄揚的白徽——
不是招魂，
是出喪死人生前的光輝。
拿着非嚴仗儀的叫化，
菜色的面、沉重的步履，
想到晚上的冷飯殘羹，
忘了飢餓在胸口縱橫。
幽揚的笙簫，沉肅的軍號，
在和尚們只是做慣了的老套。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五）

牛春野

『明天是胝胝的生日呢，爸，』新娘子已經尊重丈夫的意見，將先前『喂』『咳』『嗯』那些稱呼改爲『胝胝的爸』或者就便稱『爸』了，爸呢，也叫伊作『胝胝的媽』或者『媽』了。當然，這些稱呼完全限在房內應用的，白天在別人面前，依然用『喂』『咳』『嗯』那一套。伊一邊輕聲地對丈夫說話，一邊去打開一隻箱子，檢出一件玫瑰紅的湖縐夾袍，捧過來放在牀上。『這是胝胝外祖父送來給伊過週歲穿的。我嫂嫂也送來一頂秋帽給伊呢。』伊隨手又開了衣櫃，雙膝跪在長春櫈上，拿出一頂小兒的獅子帽。『看！』這是獅子尾巴，尾巴上還有五個銀質鍍金的小鈴子！』伊把帽子放在紅玫瑰的夾袍上，最後走到牀後面，在小箱子裏拿出一雙大紅老虎頭鞋。『這一雙小鞋子便是我自己做的，這些大紅緞料，還是從前出嫁時候做鴛鴦枕頭多餘下來的呢。』

『嗯，……嗯，……嗯，你說什麼？』爸一邊在燈下看書，一邊在想心事，並不理會當前的一切瑣屑。

『我說明天是胝胝的生日。』

『嗯，胝胝怕生人嗎？難怪時時哭鬧。』

媽一聲不響的睡在女兒身邊，默默的思想：『你不喜歡胝胝也罷了，明天婆婆自然要給它做週歲的。』接着伊就回想起當日福官過週歲的情形，『呵！

白布幃內：
是喪者的主哀，
兒子、姪子、女婿一大隊，
垂着頭愁着臉，
把遺產細細地估計，
打量怎樣買一個律師，
來替自己辯。
婦女們坐在馬車內，
也是一樣的狼狽，
想到一大堆黃金，
哭出一大串傷心。
送喪的人們，
戴着白帽、執着香杖，
香杖上吐出瀰漫的積憤，
什麼委員主任，哼！
到今天把你的威權算淸。
還有那披蔴稈的一位，
端坐在大汽車內，
他在低唱：「你今去也我登台！」
眞誠的悲哀，是在

那天眞是熱鬧，隣居的叔婆、伯婆、嫂嫂、嬸嬸們，都一淸早就過來，公公叔伯們，也來了很多，大家都稱讚福官耳朶大、額角方，就是一副做官的福相，還有福官的口大，也就是男兒吃四方、福祿吃不完的意思。阿發公公甚至說大嫂嫂將來一定會穿鳳冠霞佩看兒子做宰相哩。」媽，輕輕歎了一口氣，又看了看胸前的女兒。「說不定我的厭厭將來也能做個一品夫人呢。」

爸已把燈吹滅了，牀上黑得什麼都看不見；但是牀上的兩個大人，依然張大着眼睛不曾睡去。在伊的腦海中，有大批男女賀客，有豐盛的酒菜，有驕傲而榮耀的大嫂嫂、大哥哥，有各種華貴的首飾禮品，有穿得花團錦簇的福官，有婆婆得意的微笑。「那天一共吃了八桌十碗四盆的酒席。明天我們厭厭生日了，大概四桌總少不了的吧。」伊想到這裏，就高興起來，因爲明天是輪到伊和厭厭做重要主人了。

在他的心中是另有一個天地。他想想自己的病好了許多；大哥哥已一再寫信來叫他快些動身去做事，自己呢，因爲住得久了，眞有些不想離開家鄉，想過了冬天再出去，好在那監工的職務，也是暫時的，據工程人員說，頂遲二年半就可以造完的，所以縱使出去，也至多一年半載的時光，何况那塔邊茫茫的大海，浩浩的長風，一天到晚在高高的塔上站立着，夏天春天還可以，到了冬天，眞是難受。但是母親也時時催促動身，就連小弟弟，也叫哥哥出門去，因爲小弟弟病體全好了，他聽得造塔的東翁先生，有那樣巨萬財產，有如許錢莊銀號，他决心請哥哥替他推荐，到他東翁的莊上去做一名小夥計。

小孩哭了，媽在撫慰它，又給它奶吃。不多一回，媽又爬起來，點了燈給

那淒艷的花圈內：
有的當了內衫，
有的省下夜餐，
有的薪水預支，
有的朋友硬借，
買了牠並非討死人的歡顏，
是爲了自己的飯碗。
這一切情形，
只有死人看清；
他縐着雙眉，
張大眼睛，
要不是錦繡殮衣綁得那麽緊，
他眞想翻一個憤怒的身。
唉，眞忍心！
我爲你們掙扎到死了；
你們還不讓我安靜，
像囚犯地架到街心，
來示衆遊四門！

× × ×

它換尿布。這樣，爸的思慮，也被打斷了，這才大家睡去。

天亮了，紙窗全發白，紙窗正中一方塊橘紅桃花紙，顯得很好看，一個大「福」字佔據在紅紙中央，白天把窗門拉開，左邊一個「祈」，右邊一個「喜」字，媽望着紙窗，心上充滿了無限的歡欣，如果伊能夠，伊這時眞想高唱一曲祝壽歌呢。伊的心中，的確有着這一種情感，雖則伊並不能表示出來。伊只在女兒嫩面上輕輕吻了吻。眽眽早已笑着反身爬起，兩手撐在被上，抓着自己的小枕來玩，又拍着媽的胸襟。媽把被窩推開一點，自己坐了起來穿衣服。棉被推下時，露出爸爸的面來。它高興了，伸出小手去抓他的耳朵。

『嗯，嗯——天亮了？嗯——』

『啊！三叔叔醒了嗎？來抱福官下樓吧。福官，你快叫三叔呀，有火腿吃呢。』大嫂嫂每天早上，總是高聲地叫叔子們，把兒子交給他們，自己可以再伸一伸腰睡着。

爸忙推開小孩，邊滾邊爬，爬到牀的那一頭去睡下，然後才回話過去：

『好的，好的，嫂嫂；我快起身了。福官昨夜睡得好麽？』

媽是知道的，爲什麽眽眽的爸就要使大嫂嫂隔着板壁猜出來，他是睡在那一面，表示並不和妻子並頭睡。這些是老花樣了，伊早已看慣。

眽眽玩耍着爸爸的脚，它抓着一個大脚趾頭，搖晃了一下，又在脚背上拍拍地打着，再俯下頭去啃吃。趾頭大，口小，它使勁地去呑，「遏」的一聲，它的四枚小牙齒，咬住爸爸的大脚趾頭。

別！爸爸痛得要命，把它踢了開去。

厭厭哭了。

爸爸起身走到前房，抱了福官跑到樓下。

這裏媽媽給女兒穿上新衣，新鞋，戴上一頂獅子秋帽。厭厭看到花花綠綠，早就停住了哭，它搖動着身子，那帽上的金鈴，就玲玲他響了起來。媽媽教它把頭搖搖，金鈴居然大鳴起來。厭厭掛着眼泪，出聲地笑了。

新娘子下樓時，婆婆還在牀上。伊想婆婆一定要叫住伊，說：『喂！今天是厭厭的週歲生日呢。新娘子，你給它打扮得好看一點，怕有好多客人要來看小孩。』但是不，『哼——』婆婆只哼了一聲，反身又睡着了。

早餐完畢了，婆婆和三兒子在廂房裏談天，小叔子在床上躺着，大嫂嫂抱着兒子走到隣舍家去了，新娘子看看一點沒有動靜，心上有些茫茫然。伊想走到廂房去問一聲，但又不敢，伊只在廂房門口露了半面，就縮回來了。婆婆已經看見伊。

『新娘子，去燒一點開水來，我要洗脚。好久不洗脚了，脚布條變得冰冷石硬，雞眼痛煞了。』

『唉！他們真的把厭厭週歲忘記了？等會我捧進水去應得向婆婆提一提。如果來不及請客人吃酒筵，祭祖宗，請請菩薩，總還來得及吧。伊一回頭，看見睡在草堆中一幅深綠花被單上的女兒，又是高興，又是煩悶。伊就放了好些松柴到風爐中，再走到草堆邊拉一拉花被單。今天厭厭穿上出客的衣衫，所以媽媽特地給它攤一條被單，免得衣服弄髒。

中飯後，婆婆睡在床中假寐，小叔子上板橋去釣魚了，三叔叔上阿發公公

平民黨的領袖（散文詩）

未名

我有一個朋友，伊是平民黨的領袖。伊的心地呀，十分和柔。伊的辦事呀，再要周詳沒有。伊為了伊的朋友，快添生第二十四位令郎，金質的禮品上，不知該用「長命富貴」，還是「富貴壽考」，正叫我們大家苦心的推敲，迎面忽然一個蓬首的丐婦來到。伊竟毫不客氣的，伸手請我們救救。

『為什麼這樣無恥！』我的朋友，努力地把伊訓咒。

『先生，只為我們三年沒有雨，大兵又燒完了草房，我們現在是已沒有家鄉。男人拉車，付了車租，還不夠他自己的肚飽。一個年高的婆婆和兩個孩子，都餓倒在道旁了。』

『哦！原來你有兩個孩子，那等

他們餓死了，你就好去當老媽，』我的朋友，到底東心和柔，終於代伊想出這個妙計。伊拖着失望受辱的悲哀，垂着頭，也就蹣跚的走開了。

『為着這個面目可憎的婦人，我倒想起了一樁有趣的新聞。那天是五月一日，我勞勞到了十二個會場，最後是勞工紀念會，請我到會去演講。蠢笨的車夫，竟敢鵝行鴨步。我把一支新的手杖，都打得爛破，怒沖沖的跑進會場，那知道他們都在捧腹哄堂。原來那平民學校的學生，七八歲的孩子，都主張草是有紅、有黑、有灰、有黃，因為他們的爸爸的草帽，都是各色樣樣。後來講到蟲字，他們又知道蟲是祇有三種：臭蟲、蚊蟲和白虱。因了這件稀奇事體，我們談論到校中的經費。現在每月的房租，是十元有零，兩位教員先生，吃飯外再拿工錢，也非卅元不夠開支。這區區五

那邊去採銀桂了，因為今年自己庭前的桂花開得不多，而且姑奶奶前天叫人來採了一茶出桂花米去，大嫂嫂要做桂花糖，婆婆也要用桂花摻茶葉，所以大嫂嫂叫他去採一些來，阿發婆婆家中有五枝大桂花樹呢。

三天以後，三叔叔要動身出門了，婆婆叫他路上在他二哥那邊轉一下，告訴他，今年已經給他訂下了婚，明年春天三四月裏做親，外而他有沒有妻子，做娘的全不問。總之，一個人樹長千尺，葉落歸根，這一切是做娘的意思，當然也是大哥哥的意思。婆婆怕三兒子會忘記這一切話，叫他照樣的背一遍，後來臨時要走了，婆婆又叫他背給伊聽。其實為了二伯伯的婚事，不知費了多多少少的筆墨和口舌了，甚至大哥哥親身出去苦勸他過幾次。二伯伯的主意很簡單的，他說：『一切由我自主。姆媽哥哥，全不必費心，好在我有的做人的才能，除了每月寄點錢給姆媽吃用外，我也不來管任何家人的任何事情，同時也請家人不必來過問我的婚姻。』但是大哥哥的想頭就不同，他以為第一，老二現在已發了財，他的財產，雖說不大明白，大約總在三四萬的光景。試想黃狗村上，能有幾個像他二弟樣的出衆人物呢？只要給他娶房妻子，生了兒女，使他歸心于老家，把一切財產也拿回來，混在一些薄薄的祖產上，等到將來姆媽百歲之後，兄弟們就可以大家平分了。第二，古禮說，長兄為父，長嫂為母，父親早早死了，如果弟弟不成家，說起來，豈非自己不負起做兄長的天職，何況自己是個恪遵周孔之禮、明孝悌忠信的人。叫二弟弟斷了後代，是不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是嗎？第三，自己的兒子也漸漸長大了，說不定明年後年還要多多生下兒子來，那時候，即使二弟不生兒子，也可以立嗣自己的兒

萬元的公費，還能留得多少，充我們委員董事們的車馬費！我們儘量的熱心犧牲，也救不了這般下流的平民。你看我們的孩子，個個都長得闊面大耳的福相。頂小的琳琳，也知道自己花園內，那些是薔薇，那些是玫瑰，那是蝴蝶，那是蜜蜂。這種孩子，將來都是社會的領袖，眞是値得神人共祐。」

我聽完連連點頭，讚美伊的話語，再好沒有。

更正

本刊五卷六期「爲長沙婦女請命」一文內對于婦女的衣着，短袖長身的旗袍，『有常被用一種洗刷不掉的黑漆塗上去』等語，玆據湖南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來函否認，特此更正。

婦女共鳴社

子，這樣，對於財產方面，唔——總之，大哥哥有十足的理由，應當給二弟娶房媳婦，好在婆婆完全同情，贊成他早些托人四處做媒。現在找到的新娘子，人家也算是門當戶對，婆婆就放下一樁大心事，所以不問一切，就在春夏之交，給遠在千里外的、已經有了妻子的兒子，訂下婚姻，用命令式的傳話，去通知他一聲便完事了。其實這一切底細，三兒子是完全不贊同的；他是明白二哥的爲人的，他曾經對母親大哥哥再三說過；但是他們並不聽他的勸告。

『我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當婆婆再三叮囑他，叫他不要忘記的時候，他心上說了這麼一句。

胝胝已病了三天了，因爲它週歲的那天，下午三點鐘，婆婆要新娘子到園中去剝一些毛豆，做風靑豆用，新娘子怕阿花會來弄汚女兒的新裝，把胝胝放在婆婆床上，等豆剝完後，天也黑下來，伊走到婆婆房中去看，胝胝已從床上滾下來，滾到床底下，哭得喉音都嘶啞了。它滿身的灰塵，滿面的眼淚鼻涕，玫瑰色的衣衫，大紅鞋子，都髒得不成樣子了，獅子帽也不知去向。伊抱起來，喂它奶，它也不肯吃，只是直聲的狂哭，後來才知道是左手跌壞了，趕快抱它到板橋頭收生婆張媽媽那裏去看，張媽媽說，是嬰兒手骨脫出了。當天晚上，胝胝就發起寒熱來。三天以來，連奶也不吃，成天睡在草堆上，小面孔燒得通紅的。不過新娘子仍然很忙，並沒有多少功夫去照顧它。今天是更加忙，因爲丈夫要出遠門去，早上伊把他的帳籃送到走廊上，又把被頭抱下來，在客堂裏打好了一個舖蓋，又跑到後面園子裏去摘了些靑菜，預備燒湯，還是丈夫早上叮囑的。他愛吃靑菜湯。伊繞過前門去，走了好些路，忽然頭上烏鴉飛過，『啞！啞——啞——』的叫着。『啊！這是烏鴉呀。烏鴉是不吉祥的鳥兒，專門報給人們禍祟的。』新娘子想想丈夫今天要出門，萬水千山的，再，胝胝又病得連啼哭聲都低了下去。伊的心，沉重得簡直像一塊鉛。

（未完）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奉酬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删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吋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格面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後結清。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册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三一九三五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地址西門方斜路三德里十號　電話二三一四八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